



藝海珠塵

14
1627
22



門生
號 1627
卷 22



藝海珠塵

史部雜史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上海 李 丙曜 友瞻校

武宗外紀

毛奇齡纂

仕履已見

武宗外紀者仿漢武外傳而為之也夫漢武外傳與本紀不同是故外之今所紀皆實錄中事而亦以為外曰以予觀于同館之為史者其為武宗紀不忍斥言人主之過凡實錄所載諸可鑒事皆軼而不錄夫史以垂鑒不諱好惡而乃以惡惡之短致本身所行

藝海珠塵

武宗外紀



事而皆軼之是本也而外之矣因題曰外紀然而不比次以成文者曰以實事而比次之卽本紀也豈敢復爲本紀哉因錯雜記之亦曰身受史職庶以比當日之記注云爾

武宗者孝宗之嫡子也母張皇后以宏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夢白龍據腹生武宗白者西方色兵象故生而好武

前此三朝所立儲皆非嫡而武宗獨后出且所生辰枝爲申酉戌亥連若貫珠粹質比冰玉神彩煥發自少舉止非常兩歲卽冊立爲皇太子孝宗愛之

初武成中衛軍卒鄭旺有女名王女兒幼鬻之高通政家被選入內有年矣至是旺陰結內使劉山求自通山給云周太子宫鄭金蓮卽若女也東宮實所生而后攘之汝知之乎旣而語浸播上聞大怒立磔山于市旺亦論死尋赦免後浮言籍籍有京城王璽者藏旺爲居貨蜚語皇惑竟言皇太子非后生者然其事終不實下刑部鞫治各正法云

皇太子出閣諸儒臣更番進講讀晨起坐講席輒移時至午又然每講容色莊謹端自若領會未嘗少肆講官退必張拱致敬作揖送狀次日掩卷誦所授書甚習不

數日翰林春坊之與講讀者皆識其姓名或偶以他故不至必顧問左右曰某先生今日安在耶當輟朝之日學士有誤束花帶入者顧之私謂左右曰儻在朝班必以失儀爲御史所糾矣其類如此

孝宗數幸春坊問所業太子率宮僚趨走迎送爛于禮節每問親安視膳恭而有愉色所至游幸必陪侍有所見必隨事啟迪爲學之暇或聞其頗好騎射以爲克詰戎兵亦安不忘危之意勿之禁也

十五歲卽位明年改元行大婚禮宣制選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夏儒長女冊爲后隨遣禮部上冊妃儀冊沈

氏爲賢妃吳氏爲德妃上一切行禮祭后受賀曲中儀法觀者稱之

故事宮中六局官有尙寢者司上寢處事而文書房內官每記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宮嬪年月以俟稽考上悉令除卻省記注掣去尙寢諸所司事遂遍游宮中日率小黃門爲角觥蹋鞠之戲隨所駐輒飲宿不返其入中宮及東西兩宮月不過四五日

嘗游寶和店令內侍出所儲攤門身衣佑人衣首戴瓜拉白寶和至寶延凡六店歷與貿易持簿算喧詢不相下別令作市正調和之擁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住

永巷賣酒家也箏箏琵琶嘈嘈然坐當壚婦于其中雜
出牽衣蠶簇而入獲茶之頃周歷諸家凡市戲跳猿鴈
馬鬪雞逐犬所至環集且實宮人于勾欄扮演侑酒醉
卽宿其處如是累日

乃大起營建興造太素殿及天鵝房船塢諸工又別構
院籞築宮殿數層而造密室于兩廂勾連櫺列名曰豹
房初日幸其處旣則歇宿比大內令內侍環值名豹房
祇候羣小見幸者皆集于此

有言錦衣衛都督同知于永善陰道秘術遂召入豹房
與語大悅永色曰人進言回回女極潤而嗟粲大勝中

土時都督呂佐亦色目人永矯旨索佐家回女善西域
舞者得十二人以進歌舞達晝夜顧猶以爲不足乃諷
上請召諸侯伯中故色目籍家婦人入內駕言教舞而
擇其美者畱之不令出一日永侍飲觀舞酒酣呼永使
卽家召其女來時有言永女殊色故以召永詐匿其女
飾鄰人白回子女充名以入上以爲真也悅之永畏其
泄陽爲風痺固乞去以其子承襲指揮諸色目家雖切
齒然無敢發者

回回進女你兒干

上稱豹房曰新宅日召教坊樂工入新宅承應久之樂

工懃言樂戶在外府多有今獨居京者承應不均乃敕禮部移文取河間諸府樂戶精技業者送教坊承應于是有司遣官押送諸伶人日以百計皆乘傳續食及到京畱其技精者給與口糧敕工部相地結房室大小有差

教坊司左司樂臧賢以疾求退有旨勉起供職未幾卽陞爲奉鑾以寵之

上手佛經梵語無不通曉乃陞大隆善寺禪師星吉班丹爲國師左覺義羅竹班卓爲禪師刺麻卍竹爲左覺義倫竹堅叅爲都綱太慈恩寺佛子乳奴領占捨刺札

俱爲法王刺麻捨列星吉佛子也矢短竹爲禪師大能仁寺刺麻領占措爲都綱以後累有陞授如遷官然七年楊一清疏曰龍輿嘗幸豹房駐宿不去至後苑訓練戎兵鼓砲之聲震駭城市

上夜微行至教坊司觀諸樂所用器物

上自卽位後每歲宮中張燈爲樂所費以數萬計庫貯黃蠟不足復令所司買補之至九年寧王宸濠獻新樣四時燈數百窮極奇巧臨獻復令所遣人親入宮懸掛其燈製不一多着柱附壁以取新異上復于廷軒間依欄設氈幙而貯火藥于其中偶勿戒遂延燒宮殿自二

漏至明乾清以內皆灰燼矣當火勢盛時上猶往豹房
省視回顧光燄烘烘然笑曰是一棚大烟火也

西宮大答應宮人有願祝髮爲尼者上作剃度師親爲
說法置番經廠中

救陝西進上用鋪花氈帳房一百六十二間令鎮巡等
官太監廖堂都御史陳壽依式裨造凡重門堂廡庖廄
溷偏及戶牖樁楹影壁圍幕地衣之類皆具且有壇內
游幸出哨趕聲息諸名號凡一年乃成自後上出郊祀
皆御帳房不復宿齋宮矣

保安寺大德法王綽吉我些兒本烏思藏使也上畱之

得幸至是欲遣其徒領占綽節兒綽供劄失爲正副使
還居烏思藏比大乘法王例入貢且爲兩人請國師誥
命及入番熬設廣茶下禮部議尙書劉春執不可且謂
阻壞茶法騷擾行路大不便但令給誥赦去是時上誦
習番經心皈其教嘗被番僧服演法內廠綽吉我些兒
並左右侍作沙門弟子至是乘傳歸鞏重相屬所過煩
費行道避之無貴賤稱國師焉

大護國保安寺大覺義班丹倫竹爲其師祖大善法王
星吉班丹乞祭葬禮部執奏無例上特許之令工部給
葬銀二千兩

先是烏思藏有西竺胡僧能言人三世事者國人謂之活佛上久欲召之未能也至是命司設監太監劉允往烏思藏賚送番供以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鉅萬計乃議倣永樂宣德年差鄧成侯顯舊例統錦衣衛官一百三十三員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車輛船隻及過番物件共給長蘆兩淮課鹽七萬餘引以應用水衡度支爲之一空有旨令居庸關太監李嵩等擒致虎豹生者上初好武特設東西兩官廳于禁中比之團營後江彬許泰皆以邊將得幸入豹房乃立內教場別爲部署東

官廳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許泰領之有神厨者嘗以罪坐謫今以附泰復官得進用未幾益以劉暉四人者皆賜國姓爲義子名四鎮兵又名外四家兵而以江彬兼統之彬故稱朱彬爲總管上乃自領閩人善騎射者爲一營謂之中軍晨夕下操呼譟火礮之聲達于九門浴鐵文組照耀宮牆間上親閱之其名曰過錦言度眼如錦也時諸軍悉衣黃罩甲中外化之雖金緋錦綺亦必加罩甲于上市井細民無不做其製號時世裝兩廳諸領軍則于遮陽帽上拖靛染天鵝翎以爲貴飾大者拖三英次二英尙書王瓊得賜一英冠以下教場矜殊

遇焉其後巡狩所經雖督餉侍郎巡撫都御史無不衣
單甲見上者

初江彬密言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昂有女弟美豔時
已適畢指揮有娠矣上令中使迎取之至豹房弱顏麗
質顧善騎射解胡樂能道達語遂大幸馬氏一門無大
小皆賜蟒衣內廷大璫皆呼昂爲舅賜第太平倉東熏
灼動京師言官交章諫皆不納及十一年十月上每從
數騎過昂飲是日飲酣召昂妾昂以妾病辭上怒而起
昂懼乃請罷而馬氏寵衰

十二年上祀南郊畢卽往南海子縱獵文武大臣扈從

者不許入及晡始傳旨諸大臣先還候于承天門夜半
駕始入御奉天殿羣臣行慶成禮乃以所獲麋鹿免
賜府部大臣翰林科道官而于是有巡行之事

七月上私幸南海子西行經畏吾村大佛寺以臨西山
八月朔上微服從得勝門出幸昌平州閣臣以下皆追
至沙河疏請還宮不納科道交章諫亦不報九月遂駐
蹕宣府時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遂誘爲西北之行
旣幸宣府遂營建鎮國府第上居之樂遂忘歸每夜行
見高屋大房卽馳入或索飲或搜其婦女居民苦之至
有陰賂彬求免者後軍士樵蘇不繼至毀民房屋以供

爨市肆蕭然白晝戶閉

先是上在陽和時西部五萬騎營玉林將入寇上命諸將分布諸要地大同總兵官王勛副總兵張輓遊擊將軍陳鈺孫鎮軍大同城遼東叅將蕭澤軍聚落堡宣府遊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叅將楊玉延綬叅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繼軍平鹵遊擊周政軍威遠時九月戊戌也至十月寇分道南下營于孫天堡諸處勛輓鈺鎮率所部禦之上命春澤往爲之援政繼及大同右衛叅將麻循平鹵城叅將高時尾其後又急調宣府總兵朱振叅將左欽都勲龐隆遊擊靳英俱會陽和叅將

江桓張昇爲之策應越數日勛遇寇于繡女村督軍步戰寇南循應州而去明日輓鈺鎮與勛復遇寇于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殺傷頗相當薄暮寇傍東山去旣而分兵圍勛等比曉天大霧圍解勛等入應州城巒及守備左衛城都指揮徐輔兵至明日勛等出城遇寇澗子村大戰時澤春政時循等兵亦至寇復以別騎迎敵我軍不得合上乃率內外提督監督太監張永魏彬張忠都督朱彬及振杰王欽勲英雄隆叅將鄭驃等兵自陽和來援衆殊死戰寇稍卻諸軍乃合會日暮卽其地爲營乘輿止焉明日寇來攻上復督諸將禦之自辰

迄晉戰至百餘合寇退明日引而西上與諸將且戰且追至平鹵朔州等邊上復進兵會大風黑霧晝晦我軍亦疲困遂還勛及巡撫僉都御史胡瓚以捷聞于朝是役也殺鹵首十六級而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幾陷

無何邊寇復犯暖泉溝泥河兒上率兵駐老王溝寇退還駐蹕大同左衛城旣而寇復入玉林城西及答兒莊三家川青山諸處上命大同諸將各按伏防禦而令巡撫胡瓚鎮守大監馬錫嚴爲之備

時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而

返

是年冬立春上迎春于宣府備百戲別飾大車數十輛雜坐僧人婦女于其中每輛數十人合至數百乃如僧數懸毬于車蓋而敝僧頭以當之車旣馳則頭與毬觸上視大笑以爲樂

十三年正月車駕將還京禮部具迎駕儀令京朝官各朝服迎候而傳旨用曳敝大帽鸞帶且賜文武羣臣大紅紵絲羅紗各一其絲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級者皆與焉惟部曹五品以下不得與其與者裁製一夕皆就及

明各服以迎駕于是科道爭諫不納詰旦上還自宣府是日文武羣臣皆曳徽大帽鸞帶迎駕于得勝門外中官預傳上意具綵幃數十綵聯數千皆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官列名于下亦不敢稱臣乃備羊酒白金綵幣手紅梵夾子稱賀上戎服乘赤馬佩劍來邊騎攢擁遙見火毬起戈矛問烟直上乃知駕至羣臣齊伏道左叩頭上下馬坐御幄間大學士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捧果福毛紀擎金花二稱賀上飲畢顧云朕在榆河親斬首鹵一級亦知之乎廷和等頓首謝上遂馳馬出東華門入宿于豹房時大雨雪

百官迎駕者僕馬相失曳走泥淖中夜半得入城有幾殆者

上御奉天門陳示應州等處所獲達寇刀械衣器令羣臣縱觀

是日復幸南海子尋還賜文武羣臣銀牌子左順門一品重二十兩二品三品十兩鏤文其上曰慶功五采飾之賈以珠組四品五品及都給事中五兩左右給事中御史四兩鏤文其上曰賞功賈以青組賜畢各被以紅簪花次第出先是羣臣具綵幃賀儀其出銀以品級爲差故所賜銀如其數翰林官無賀不與賜

乃復幸宣府衆諫不納會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崩上還
自宣府

十三年四月上幸昌平詣諸陵祭告畢遂幸密雲時民
間競傳欲括女子斂財物以充進奉所至遯匿獨永平
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爲大喪未舉車駕必不出此必奸
徒矯詐藉以惑人者百姓各安業非有府部撫按官文
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悉捕治之上聞大怒執思義送詔
獄令法司從重擬罪當贖杖還職得旨降三級爲雲南
安寧知州

上駐蹕大喜峰口招來朵顏三衛夷人花當把兒孫等

納質至關宴勞畢還京

初上幸河西務指揮黃勳以供應爲名科擾侵盜巡按
御史劉士元按之勳逃至行在因嬖幸譖士元聞駕至
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遂命裸縛士元面訊之時
野次無杖取生柳杖四十幾死囚繫于車馳入京并執
知縣曹俊等十餘人下詔獄

太皇太后發紉時上親奉梓宮帥百官衰經徒步送至
得勝門外皇親羣臣命婦各祭如儀臨祭上戎服馳馬
觀之

遣太監蕭敬傳旨遼東宣府大同延綏陝西寧夏甘肅

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或
攻或守卽寫敕與他威武將軍者上自稱也是日左順
門羣臣泣諫不納旣又敕諭加鎮國公爵以報其勞
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
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
勸上于宣府治行在越歲乃成糜費不可計復輦豹房
所儲諸珍寶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
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
不得近數導上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官
出關蓋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

矣

上駐蹕大同立券買總兵葉椿第爲總督府居之奪都
指揮楊俊所置店二所改爲酒坊且爲之榜曰官食亦
立券買而皆不予直曰官家房

凡車駕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
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且令有司餼廩之別具女衣
首飾爲賞資費遠近騷動所經多逃亡上不知也

乃封右都督朱彬爲平鹵伯左都督朱泰爲安邊伯各
食祿千石世世承襲彬泰善伺上意旣誘上再巡邊與
寇遇幸不覆軍上欲自耀武功乃假重兩人親爲定爵

名馳敕下吏部封之兩人亦自以為功偃然受焉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欽女

初上駐偏頭時大索女樂于太原偶于衆妓中遙見色
妓而善謳者拔取之詢其籍本樂戶劉良之女晉府樂
工楊鶻妻也賜與之飲試其技大悅後自榆林還再召
之遂載以歸至是隨行在寵冠諸女稱美人飲食起居
必與偕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
侍皆毋呼之曰劉娘娘云

上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數千里乘馬腰弓矢衝風戴雪
備歷險阨有司具輦以隨亦不御至是還宣府闈寺從

人皆疲憊弗支而上不以為勞也

十四年二月上自宣府還文武羣臣具綵幃銀幣羊酒
迎于德勝門外如前儀是日先駐蹕外教場親簡閱所
獲首鹵衣仗然後入乃賜內閣及五府六部都察院通
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各衙門正官及科道官銀牌花紅
有差

上南郊乘馬由大明門出法駕鹵簿皆先行惟從騎率
百餘人禮畢幸南海子夜分還御奉大殿行慶成禮
上嗜飲嘗以杯杓隨左右欲乘其醉以自便復預備餅
罍故所至輒醉醒即復進以為常

忽降手敕諭吏部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傳旨禮部
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令往
南北兩直隸山東泰安州等處公幹兼尊奉聖像供獻
香帛祈福安民又諭工部令南行巡狩宜急修黃馬快
器以備用

修迎翠昭和崇智光霽諸殿是時乾清坤寧大工未完
工部執奏當暫停不聽

上決意南狩羣臣憂惶無所出翰林院修撰舒芬武選
郎黃輦車駕員外郎陸震等皆抗疏極諫于是醫士徐
鏊以醫經養生之理諫諸部相繼諫乃下輦震詔而

令芬等一百七人罰跪闕五日每日自卯迄酉設官校
巡視迄則令各堂上官領回日滿以聞時有金吾衛都
指揮僉事張英自跪端門外衛士詰之答曰至尊若出
則京城百萬生靈何所依賴且英當隨駕自分遇變必
死與其死于外孰若死此遂自刺其胸衛士奪刃得不
殊下獄鞫治法司承彬指以妄言擬斬詔杖之六十遂
死聞者哀之

大理寺寺正等官周敘等十人自以職在平獄請停止
諸臣畱駕之罪且上疏極畱上怒下詔獄掠治復降旨
敘等十人并黃輦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俱荷

極梏罰跪闕五日日滿以聞既而諸行人司官余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文輅等三人又上疏極諫俱下詔獄掠治并罰跪五日如前例一時朝寧如狂狴囚徒滿前觀者輒泣下

乃杖郎中孫鳳等一百七人于午門外各三十以鳳及陸俸張衍姜龍舒芬爲倡首特調外任永不用餘各奪俸六月杖時中官以斥已各奮怒予重杖呼號之聲徹于中禁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旺死焉又杖黃輩陸震夏良勝萬潮周敘林大輅徐鏊等各五十爲民鏊謫戍瘴地餘三十人各杖四十降二級旬日間陸震余瓚何

遵林公輔等相繼死共十有一人

宸濠反傳旨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法殺巡撫等官傳聞已至湖口將犯南京卽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統各鎮邊兵征勦以侍郎王憲率戶兵工部屬各一人隨征以張忠提督軍務朱泰掛威武副將軍印朱暉掛平賊將軍印俱充總兵官假以節制其平鹵伯朱彬左都督朱周隨駕南征

命禮部上大駕親征祭告禮儀上服皮弁乘革輅備六軍祭告天地太廟大社及禡饗軍牙六纛之神乃親征

願詔發駕京師

是日顛撫王守仁已擒濠捷聞匿不使下

駕至保定府駐蹕張宴于府堂巡撫都御史伍符與巡按御史管糧道主事皆侍宴行酒上問符知其善飲與爲藏闔之戲符偶勝上不悅故投手中闔于地令符拾之罰符飲數瓢頽然上復大笑

既而至臨清山東諸鎮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宴宴具草略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都御史王翊獻觴步緩上目之神周因怵翊謂上意不測明日復宴都御史龔宏趨進自言姓名恐上誤以爲翊也江彬從傍

厲聲叱之龔并罪兩人上不爲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斂得罪者鑑懼悉所有以獻既復取償于有司翊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鬪格鑑泣懇上前上曰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輒辱汝也鑑語塞而退上巡幸所至有容德且不爲左右所誑如此

初上之南征也移劉美人居通州約上先行而後迎美人以從臨行美人脫一簪請上佩之且令迎者執爲信過蘆溝上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得去及至臨清上遣迎美人美人曰非信不敢行上乃獨乘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親迎之並載而南當發臨清時內外從官無知

者既而始覺然追不能及及還遇湖廣叅議林文繼入其舟奪一妾行

九月乙卯值萬壽聖節文武百官各遙賀于奉天門外是日過德州不泊而行諸從臣亦于舟次望拜之上復至臨清數日始南行

十一月過濟寧又過徐州上御龍舟自濟寧順流而下至淮安清江浦幸監倉太監張楊第時巡遊所至捕得魚鳥悉分賜左右凡受一鱗一毛者各獻金帛爲謝至是漁清江浦累日

南京山東河南淮揚等處文武官皆以迎送車駕戎服

徒行道路間無復貴賤彬不時傳旨號召有所徵索旗牌官考縛郡縣長吏不異奴隸通判胡琮懼而自經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卽長跪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爲訕彬怒數窘之彬又遣官校四出至民家矯旨索鷹犬珍寶古器民惴惴不敢致詰或稍拂之輒摔以去近淮三四百里間無得免者

冬至文武羣臣行遙賀禮是日上在清江浦扈從及撫按等官各稱賀于太監張楊第中

上至淮安府屏侍衛徒步入城幸總兵官顧仕隆第命驛管朱寧于臨清

上至寶應漁于汜光湖汜光集作范光
誤今改後倣此
十二月朔至揚州前此太監吳經先駕至揚州選民居
壯麗者改爲提督府將駐蹕焉且矯上意刷處女寡婦
民間洶洶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盡乘夜奪門出
逃匿門者不能止知府蔣瑤詣經懇免經大怒曰汝小
官敢爾汝頭不愁去頭耶瑤不爲動徐曰小官抗上意
分應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
有所歸故以告非敢抗也經怒稍解揮使去經乃密覘
寡婦及娼優家夜半遣數騎促開城傳呼駕至令通衢
然燭光如晝經乃率官校徑入所知家梓諸婦出有匿

者破垣毀屋必搜得乃已無一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
諸婦分寄尼寺住有憤恚不食死者瑤覓其家人收殮
去自是諸婦家相通多以金贖免惟貧者悉收入送總

督府

上自以數騎獵揚州城西遂幸上方寺自此數出獵大
擾賴劉姬諫而止獨總兵神周矯旨至泰州搜取鷹犬
城中騷然乃括居民百餘人充獵手東循草場大獵三
日僅得獐兔數隻復欲獵海濱值道潦不果上欲于南
京行郊祀禮以緩班師之期大學士梁儲蔣冕累疏諫
乃止

所至禁民間畜猪數百里內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悉投諸水是歲凡祀牲有司輒以羊代之

漁于儀真之新闢因視大江命江彬攝祭明日幸民黃昌本家閱太監張雄及守備馬昃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渡江至南京祭南京太廟如常儀

工部奏浣衣局所養婦女甚夥歲用柴炭至十六萬觔今再請增給許之以是時巡幸所過其閱選婦女多畱浣衣局故也

十五年正月立春上迎春于南京備諸戲劇魏國公徐備尙書喬守等復稱賀于行在所

上挾劉姬遍幸諸佛寺敕繡大幡幢蓋及佛幔經懺等

遍刺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某與夫人劉氏施用

二月駕宿牛首山諸軍夜驚左右皆不知上所在大擾

久之乃定或謂江彬蓄不測故爾爾

時有物如猪頭墮于上前其色綠又拘畱婦人之所滿

壁纍纍一若有人頭掛于上者

八月江西俘濠至上令設廣場戎服樹大纛環以諸軍

釋囚去桎梏伐鼓鳴金而擒之然後復置械受俘詔班

師

是夕祭龍江駐蹕儀真命都督李琮祭旗纛之神

上漁于江次日至瓜州避雨民家是夜宿望江樓

遂自瓜州濟江登金山復南度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
一清第次日再幸入書室命一清檢諸書進御因問文
獻通考是佳書一清對曰有事實有議論誠如皇言問
幾何冊對曰六十冊問此間書更有多于此者乎對曰
冊府元龜校多凡一百二冊命俱取以進又明日飲一
清第樂作上索筆製詩十章賜一清命一清和之一清
呈詩上覽畢為易數字是日一清有所獻上大悅
自鎮江還再宿望江樓至揚州遣朱彬祭旗纛之神于
蕃釐觀

撫按等官設慶功宴其儀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旗帳一
綵聯百疋其餘折值以進

復漁汜光湖鎮守太監邱得索進貢物不得以鐵絙繫

知府蔣瑤窘辱備至數日乃得釋記光集作范光誤今改

過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呈進賀功金牌
并花紅綵幢上戎服簪花鼓騎入城時有司預治故尚
書金濂第以俟臨幸上乃止濂第
重陽節競進菊花

經山陽縣學入視廊廡諸肖像移時復入教官舍取資
治通鑑出

還至清江復幸太監張楊第踰三日自汎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大恐爭入水掖之而出自是遂不豫

十二月上將還京先命禮部上獻俘禮儀上常服御奉天門鐘聲止請上乘輿作樂登午門樓陞座樂止鳴鞭訖文武百官朝賀遂獻俘獻訖退

乃奏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提督官校辦事後軍都督府平鹵伯朱彬等隨駕南征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指揮方略將宸濠等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并家屬擒捕乞明正其罪

上批着論功行賞舉卽將宗遠等獻俘于闕下會鞫以問

初上北還每令濠舟與御舟銜尾而行嘗欲放之湖以待自擒衆諫乃止至是處置如賓鐺例令自盡揚灰上還京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是日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等亦皆裸體反接以白幟標姓名于首其所俘首級亦標白幟懸于竿凡數里不絕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乃以凱旋詣南郊再拜嘔血于地不能終禮遂大漸

藝海珠塵

史部雜史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江寧 胡 鐘 山音核

勝朝彤史拾遺記

毛奇齡纂 仕履已見

彤史者後宮女官名也其制選良家女子之知書者充之使之記宮闈起居及內庭燕褻之事用示勸戒而惜其書不外傳予幼時得先子石阡府教授所藏宮闈記聞一卷自洪武至萬歷凡十三朝可謂小備雖所闕亦無幾第載事未確其文不雅馴予承乏為史官值修明

史嘗闕題起草得順成弘正四朝后妃列傳因歷探中祕以為必有異聞畸事可補疏畧而遍搜史窺但得詳冊封年時及后妃崩薨喪葬諸禮節而他無所有乃不得已仍取外史所記與實錄稍不誣者草成應之而拾其餘賸歸而雜之先子之所藏復為斯篇大抵事取可驗寧闕勿備謂之拾遺既無彤史稱彤史者曰非史官之正史焉

太祖朝孝慈高皇后馬氏宿州徐王馬公女也馬之先洪武有宋太保默者家于宿之新豐里一作閔子鄉新豐里數傳及公以貲豪里中善施而貧元至順間其母鄭媪生后卒公

殺人避讐投所好友定遠郭子興以后託焉會江淮亂子興起兵據濠州太祖在軍中子興妻張氏奇太祖力勸子興妻太祖以后曰是人有異相非常當藉此收之且馬公不可負也子興以為然遂贅太祖于其家獨子興子三與太祖不相能數數搆太祖間以他事幽太祖別室絕口食后竊懷繡底飼之值蒸饌饑熱后乘執竊其一懷之薄乳傍乳為之糜幸張氏憐后意皇急陰解之時諸軍四出多鹵獻獨太祖無有子興怒后密劄張氏婉轉且以棗脯薦子興子興置不問后善承人意而

雖踰時詢之不少遺暇卽率諸校妻縫紉衣襖以備不
給至太祖渡江后多智恐元兵躡其後必相隔不俟太
祖命急率諸校妻過太平止繁昌陳迪家而元兵果扼
渡如后慮后遂于迪家生皇長子焉時吳漢接境戰無
虛日后時時贊太祖規畫嘗謂太祖曰定天下在得人
心人心者天下之本也又曰用兵焉能不殺人但不嗜
殺人則殺亦罕也太祖深然之洪武元年上卽皇帝位
册后旣册謂羣臣曰昔光武受命嘗回思滹沱麥飯以
勞馮異唐德長孫后以其能周旋于隱太子構隙之間
今皇后同朕起布衣閱歷憂患每不憚灼肌體懷熱食

飼朕此不止麥飯也至郭氏猜嫌幾罹回測后卒能多
方彌縫以脫朕于難其與長孫之周旋險易何等語曰
妻者齊也又曰家貧思賢妻非后德齊一安有今日其
敢以富貴忘貧賤哉羣臣呼萬歲旣而語后后曰妾聞
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妾願陛下尤不
忘羣臣百姓乃追封馬公爲徐王鄭媼爲夫人以無嗣
且不得公媼死所乃瘞袞冕置冢戶立廟新豐里后歲
時饗祀哀焉清江范孺人者習女史后令說古今賢后
事至竇太后后曰黃老者何教而太后好之曰黃老者
清靜無所爲不必爲仁義而民孝慈是其教也后曰孝

慈卽仁義也世有舍仁義爲孝慈者哉左右諸嬪有以明德馬后比后者后曰吾安所及之亦效之耳第后性本儉嘗命練故織爲衾褥以賜貧民緝裁餘繒帛及織工治絲有荒類者纂纂爲衣帔以賜諸王公主身御櫛濯久紕不卽易曰此弋綈遺法也周王之國遣慈母江貴妃從一作孫賜以已所御紕衣一杖一曰王有過則披衣杖之卽違馳以聞歲菑六宮皆蔬食請上賑卹上許之后曰儲備之不先以致有此夫賑以卹其後不如儲之備于先爲有要也上深然其言上意氣豪畧威福多不測后順事承指每從容開導其所補救有爲外庭

所未稔者先是參軍郭景祥總制和州或言景祥子不孝嘗持槊趣景祥上曰若此當誅之后從容曰妾聞景祥止一子獨子者必驕情也然亦安至是且陛下殺一人而遽至絕人之後此非細也毋亦廉而後殺之及廉之果不實上曰微后言幾誤斬郭氏祀矣李文忠守嚴州上聽楊憲言欲召改爲揚州守后曰文忠賢其行信于人改則失人心且敵方壓境守將未易動也上然之文忠遂克杭州春坊李希顏爲諸王授經擊王額以管上怒甚后解之曰幾有使製錦而惡其翦者夫曲謹婦寺之愛也而以責師傅可乎宋濂以學士歸里坐孫罪

被逮將刑后念其有師傅功急進曰宋學士家居豈知情者妾聞里塾延一師尚終身敬衛之况官家乎上曰此非汝所知也會后侍上食舉匕向銅鼎潛然而卻上問故后曰妾痛宋學士之刑而欲爲諸兒服心喪也上聞投箸起明日赦濂改安置茂州吳興民沈秀貴富俸國會爲上犒軍而築都城三之一上忌欲誅之后諫曰妾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誅不祥民富俸國民自不祥爾夫不祥之民天當有之於國法何預焉乃釋秀戍雲南嘗令死囚築都城贖刑后曰以役贖死仁也然以久瘵之囚而重之力役得微仍以役死乎上爲

罷其役釋之后慈愛性成而又持大體嘗曰施恩必使遍然推之有差等也今民間衆庶固多艱難獨念京朝官去井里挈妻子僮僕奔走事上而俸入有限反多徧謫差祿之謂何乃勸帝厚日給別賜諸饗錢且請太學生之攜妻室者置家糧名紅板倉糧皆后恩也后細務必親既貴猶自主饋事近臣及奏事官朝罷必會食后每取嘗之卽不言必爲上言責光祿卿至御饌日上后必省視宮人請自重后曰事夫親饋食禮也且上性嚴急萬一偶失節吾得承之汝輩堪此耶他日羹寒上翻羹汚后衣后令嬋再進他無所責上嘗怒宮人后亦怒

令付宮正司治罪上稍解問后曰不自責付宮正何也
 后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故明主不以喜怒加刑
 賞當陛下怒時恐有觴重付宮正則酌之矣即陛下論
 罪人亦有司者治之耳上曰爾怒何也后曰妾之怒所
 以解陛下怒也后初知書及貴益好學嘗為上曰法屢
 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上曰至
 哉言也命女史書之冊嘗侍元寶玉至陳于廷后陽認
 之曰元有是何以失之意者此非寶與上曰朕知之矣
 后多學必謂珠玉非寶惟善為寶也后拜曰如陛下言
 洪武十五年八月后疾羣臣請禱醫后曰生死命也禱

醫何益且醫一不效或致錄醫是重吾過也上問有言
 乎曰陛下與妾起布衣藉陛下神聖得貴為母后足矣
 復何言所願言者惟陛下求賢人納讜諫而已是月丙
 戌崩年五十一上悲悼終身不再立后九月葬孝陵葬
各不同故不錄以成穆孫貴妃永貴妃江貴妃附越日附太廟
 逾年宮人思之作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
 懷德難忘懷德難忘于萬斯年泌彼下泉悠悠蒼天后
 生懿文太子標秦王棧晉王桐成祖文皇帝周王輔寧
 國安慶兩公主初諡曰孝慈皇后永樂元年上尊諡曰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復

上尊諡曰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高皇后初后
生成祖有龍見于寢嘗夢微時野歸遇賊皆紅冠追之
成祖以馬進扶后執鞵賊見成祖皆避去后以故鍾愛
之然勿言所夢及上厭太子柔弱曰非繼體也后始以
夢告仍戒勿洩而其後卒有靖難之事

貴妃孫氏陳州人父和卿以仕元偕妻晁氏至常州家
焉元末兵亂妃父母相繼死獨長兄瑛有材幹辭家遠
游久未歸妃年十三隨其次兄璠避兵江都將以次北
還而江都城陷璠又死元帥馬世熊妻得妃育爲女年
十八未字也上求有容德者納宮中人或以妃告及按

果然遂納之妃敏慧端麗而嫺禮法言動皆中矩高后
嘗謂上曰古賢女也妃痛無外家問一請上求兄瑛所
在久之得瑛官參省上卽位冊貴妃位冠諸妃上妃佐
高后相六宮事高后以慈妃以法皆相濟得治洪武七
年九月癸未一作庚寅薨年三十二上震悼賜諡成穆妃無
子祇生四女上命周王橚主其喪服慈母三年皇太子
諸王皆期并較詞臣撰孝慈錄凡庶子爲生母服三年
衆子爲庶母皆期惟妃恩也時命有司營厝於朝陽門
外褚岡之原賜兄瑛田租以供歲祀而其後祔高后陵
郭寧妃臨淮郭山甫女也山甫善相人上龍潛時嘗游

臨淮過山甫家山甫自外至見上大驚急呼內治饌治畢夫婦捧七箸侍上飲笑語甚歡中酒闔外戶跽曰公非常人也自愛嘗言鍾離有王者氣當在公矣上去山甫謂諸子若曹皆田舍郎爾而有封侯之相吾初疑之今始知以是也乃遺其二子從龍渡江而親飾如納乙室侍孝慈皇后行間洪武三年封寧妃孝慈崩如攝六宮事稱皇寧妃生一子名檀封魯王上甚念山甫及如貴而山甫已死乃累贈山甫爲營國公二子皆以開國勳封侯如山甫言長子興鞏昌侯次英武定侯皇淑如李氏壽州人其父傑當洪武初曾以廣武衛指

揮北征戰而死十七年九月冊淑如以高皇后服闋不立后進爲皇淑如攝六宮事

郭惠妃者滁陽王長子郭大舍女滁陽生三子皆非命死獨大舍遺一女封惠妃人有相郭氏宅者曰宅有女當大貴初惡其言至是驗徐王託孝慈于滁陽滁陽育之亦郭氏女也妃生蜀王豫王谷王及汝陽永嘉二公主豫王卽代王

胡如臨淮人父顯以世開國功襲定遼都指揮同知進都督旣而改武昌護衛妃生一子名楨封楚王

建文孝康皇后常氏懿文皇太子如開平王遇春女也

洪武四年冊爲皇太子妃既而有疾薨太祖哀之爲輟朝三日高后素服臨諡曰懿敬建文元年追尊懿文皇太子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遂尊妃爲孝康皇后永樂改元復降稱懿敬皇太子妃附懿文陵其後嘉靖二十年孝宗張皇后崩廷臣議尊諡有以孝康進者或曰此興宗皇后諡也世宗曰興宗旣降尊襲之何害遂諡孝康蓋世宗有微意云

建文太后呂氏壽州人洪武十一年冊爲皇太子繼妃國初有呂本曾仕元爲總管府已而歸順官吏部尚書出爲都轉運鹽使是其父也妃生虞懷王雄英及建文

皇帝吳王允熲衡王允燧徐王允熿建文元年尊妃爲皇太后靖難兵至金川門遣人迎太后太后至軍中成祖再拜自陳不得已起兵之情太后無一言慰勞而返及返未至宮宮中火起遂于是年七月隨幼子允熿居懿文陵永樂改元革太后號復稱皇嫂皇太子妃建文皇后馬氏光祿少卿馬全女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冊后爲皇太孫妃建文改元立爲后生二子女熿文圭靖難兵入城而后崩于火聞者哀焉

成祖朝永樂

祖爲之娶謝氏生后而賢幼時誦書史一過不忘人稱

女諸生然續慎不狎獵每觀書得一善事必一再思曰
奈何微之太祖聞其賢親召達乞聘爲燕王妃洪武九
年正月授封冊高皇后深愛之曰真吾婦也燕王之國
后理王宮政甚治乃以居高皇后喪斷酒肉三年每語
及高皇后輒流涕成祖問后高皇后遺言多可誦顧何
言最要后能舉之乎后一一舉之無所遺靖難兵起后
留與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城城幾陷后親率諸將校妻
擐甲登陴挾矢石禦之敵遂以卻洪武三十五年上卽
皇帝位乃以十一月壬辰冊皇后后明于治理每言南
北兵爭久民敝宜急休息而上方用人稍稍以新舊爲

問后力爲解釋有曰伊呂宮散卽勝朝猶用之况太祖
所遺者乎后弟增壽當建文時曾以國情輸之上而建
文君誅之至是議贈爵后不可上曰后欲爲漢明德耶
顧今豈以外戚故封之竟封定國公而命其子景昌襲
其爵命下始告后后不謝曰非妾志也會冊皇太子及
漢趙二王后以爲太子仁可不忝主器而二王不馴勸
選宮僚且請仍用廷臣兼署之曰一則任使一則疑隙
不生此高皇帝善制所宜萬世永遵者嘗問陛下所與
共治者何也上曰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皆是也后
曰請得悉召諸命婦觀之上許諾及召入遍觀喜甚各

賜以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凡婦相夫豈止衣服饋食云爾必將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其能助成夫德載諸簡牘夥矣今上所共理者六卿翰林之臣也爾諸命婦詎無所以贊于內者夫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夫婦皆安此所當共勉者也且夫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而易入爾其思之又召翰林學士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妻見柔德殿各賜勸勉且賞資甚至后嘗輯女憲女誠諸書採其要者作內訓二十篇曰德性曰修身曰慎言曰謹行曰勤勵曰儆戒曰節儉曰積善曰遷善曰崇聖

曰景賢範曰事父母曰事君曰事舅姑曰奉祭祀曰母儀曰睦親曰慈幼曰逮下曰待外戚又纂古嘉言善行彙一編名勸善書頒行天下永樂五年七月后疾上臨問后以求賢才明邪正厚宗室抑外戚爲請上納之旣而謂皇太子曰往者靖難時諸從征婦之居留者皆爲我授兵嬰城捍敵往往扯衿纏瀝粉汗每愧無以謝之聞上將北巡吾欲于此時爲追請恩澤今不逮矣又曰積善如登山久必高積惡如穿坎久必陷乙未崩年四十有六后生仁宗及漢庶人高煦趙王燧永安承平安成咸寧四公主上慟曰吾從此不得聞善言矣乃爲后

薦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卿營齋事
惟謹十月甲午冊諡曰仁孝皇后七年葬天壽山升祔
太廟二十二年仁宗卽位改葬長陵上尊諡曰仁孝慈
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昭獻王貴妃蘇州人也隨父宦在京永樂初選擇良家
女妃入宮冊爲昭容時宮中上下多朔產畧少委曲獨
妃具才德能從婉婉以行其意以故妃佐理宮政稱愜
伏仁孝愛之永樂七年仁孝服闋進貴妃上自仁孝崩
後在宮多任性間或躁怒宮人皆惴惴懼妃特輾轉調
護徐俟意解自皇太子親王公主以下皆重頓焉十八

年七月丙子以疾薨上震悼爲輟朝五日賜祭諡昭獻
貴妃命禮臣考高皇帝成穆貴妃故事一視其喪葬以
寵卹之

權妃者朝鮮人永樂七年五月朝鮮貢女充掖庭妃隨
衆女入上見妃色白而質復穠粹問其技出所攜玉瑯
吹之窈眇多遠音上大悅驟拔妃出衆女上逾月冊賢
妃授妃父永均爲光祿卿八年十月妃侍上北征凱還
而疾至臨城曰不能復侍上矣遂薨上哀悼親賜祭諡
曰恭獻命厝其柩于澤縣敕縣官守之時朝鮮所貢女
其見具位號者復有任順妃李昭儀呂婕妤崔美人四

人皆命其父為京朝官順如父添年為鴻臚寺卿昭儀
父一作任父貴真為光祿少卿美人父得霖為鴻臚少
卿其後永均以宣德一作洪熙中卒計聞上仰推先澤遣中
官賜祭賜其家白金二百兩文帛表裏有差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錢 俊 宅三校

勝朝彤史拾遺記二

毛奇齡纂

仁宗朝 仁宗皇后張氏河南永城張麒女也麒由兵馬
洪熙 指揮使封彭城伯生二子一女即后也后以洪武二十
六年冊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四月改冊為皇太子妃時
仁宗體肥腰腹徑數圍而膝臠上命與諸王馳馬仁宗
辭不能上大恚命有司減仁宗膳仁宗危甚會上令監

國二王播流言中之幾易儲后內寬仁宗而外事成祖及仁孝皇后甚謹重得仁孝心仁孝每言于成祖成祖亦意解嘗曲宴內苑仁宗侍成祖見仁宗色變唾而詈移時指后曰此佳婦他日當承我家脫微此廢爾久矣后起頓首謝頃之忽失后所在上怪使覓后則后方親入宮庖手湯餅出薦上且喜且感顧仁孝仁孝爲慰勞泣下乃呼仁宗及后前劇飲盡懽乃罷由是太子得不易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仁宗既卽位命英國公張輔持節冊皇后明年仁宗崩宣宗立尊爲皇太后凡軍國大事悉上皇太后參決皇太后亦每事諮詢不敢以聽政

自居擅外廷議方是時海內太平上入奉起居出侍遊宴四方貢獻雖瓜果微物亦必先上皇太后然後嘗食兩宮慈孝聞天下宣德三年太后遊西苑上親掖輿皇太后皇妃皆從行泛舟登萬歲山上捧觴上壽獻詩頌太后太后亦賜觴諭上以保境安民至意上稽首謝五年二月謁長陵獻陵上親囊韉騎導至河橋下騎扶輦行旣過復騎畿民觀者夾道旁皆感悅呼萬歲時陵園父老適迎至太后顧上曰百姓以君能安民故不憚遠趨趨承踊躍爭欲得一望顏色倘無以安之恐天下之望君者不止是矣上拜謝及還上奉太后過農家召婦女

閱生業安否婦女應對俚朴如家人然太后喜賜鈔幣
飲食時有以野蔬村酒獻者后嘗訖復賜上曰此農家
味當知之扈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請
候見行殿太后慰勞之賜酒饌及白金文綺且曰爾等
皆先朝舊臣今日之清寧得展游宴雖祖宗實祐之亦
卿等輔相力也其勉導嗣君無忽輔等頓首謝是日諭
上作賞春賦他日上謂士奇曰太后謁陵還悉能道汝
輩姓名及所行事謂張輔武臣也而達大義蹇義厚重
小心但少斷耳惟汝能正言無所避先帝或數不樂然
終能從汝以至不敗特三事未從可悔也士奇謝太后

遇外戚嚴兄昶彭城伯弟昇忠安伯至醇謹時諭以恭
儉毖飭保家族不許預議國事楊士奇每言昇果賢非
他戚比卽所議事鮮非是者其令預議便太后終不許
暨宣宗又崩英宗方九歲太后謂國福長君欲召立襄
王不果英宗旣嗣大臣請太后聽政太后曰毋壞我家
法凡事付閣議然後行致書兄昶及弟昇第朝參勿干
預一切特除去宣宗宮中諸玩物及不急諸務時勗上
以學又數語洪宣間委任股肱事故是時天子尊師傅
興學校舉任賢才爲一代極盛正統二年太后御便殿
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上東立近榻輔等立

西下女官佩刀劍雜侍太后召輔等前曰卿等皆舊臣
嗣君幼幸同心爲社稷計又語士奇溥曰先皇帝監國
時念二卿孤忠及在位猶時時道之言在耳不忘也士
奇等伏地謝乃顧謂上曰此五臣皆先朝所簡帝其重
之凡事非五臣贊決勿行也先是中官王振者在宣宗
時曾以技巧逆上意後用英宗伴讀恩秉司禮監惡未
著也然而太后知其奸故當大臣請垂簾時太后令一
切政務必閣下裁決越日遣使一至閣詢若日議若事
俟閣臣列奏太后親驗之始行或出振不赴閣議者必
立召振責格其事其防如此然終恐振不可制至是令

呼振振至太后色頓改曰汝侍帝起居多不法今賜汝
死女官抽刃加振頸帝跪請五臣隨帝跪太后曰此輩
誤人國多矣帝烏知之既而曰且以帝及諸公故寬汝
勿再也由是振終太后世不敢預大政七年十月乙巳
太后崩遺詔曰吾自洪武中配仁宗皇帝三十餘年及
爲未亡人又十有八年今得全歸從先皇帝地下足矣
惟是國家至重當以愛人爲保國之本爾諸臣咸佐帝
行仁政秉忠勤勿懈諸后妃家遵皇祖訓戒勿干預國
事喪服遵仁宗遺詔以日易月天地祖宗社稷之祭不
可以卑廢尊及百神之祀皆循常例勿停十一月丁巳

上尊諡曰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啟聖昭皇后越日
祔太廟合葬獻陵后生宣宗及越王瞻墉襄王瞻墉方
太后大漸時召大臣榻前問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舉者
士奇言建庶人立四歲雖已亡當復其位號修其實錄
太宗詔有收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太后默
然未答若不省者諸臣受顧命遽出故遺詔不及焉

宣宗朝

恭讓胡皇后者宣宗廢后也名善庠濟寧人父

榮生七女洪武初長女名善圍以才色給事掖庭充尚
宮頗見任使榮故于昷時得授錦衣衛指揮至永樂十
五年有詔選皇太孫妃司天奏星氣見奎婁當在濟河

間求之使者下濟寧因以榮第三女進則后也按之合
法相遂于是年冊皇太孫妃先是鄒平孫忠者由太學
生擢永城主簿生一女姣皙而慧仁宗張皇后永城人
也其母彭城伯夫人曾見孫氏女于主簿官舍奇之會
永樂八年太宗謂皇太孫長當擇配彭城夫人稱孫氏
女賢乃因張皇后言于太宗太宗取孫氏入宮甫十歲
即令張皇后育之已七年矣至是詔選妃以司天奏故
竟冊立胡氏而以孫氏爲之嬪彭城夫人每爲張皇后
唧唧而張皇后賢不言也是時仁宗知其事故于仁宗
嗣位冊孫氏嬪時特賜孫氏得服妃冠服宣德改元尊

張皇后爲皇太后皇太后有旨謂兩家定位久無可議
仍冊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故事冊皇后用金寶金
冊皇貴妃而下金冊無寶時宣宗初嗣位意亦稍稍向
孫氏特爲孫氏請寶于太后敕尚寶製金寶如后賜孫
氏當時疑之既而上頗事遊幸且好弄后數數規諷上
稍厭后適后疾無子而貴妃宮人有身者貴妃隱之爲
已有二年十一月宮中傳言貴妃生皇第一子上遂召
張輔蹇義楊榮夏原吉楊士奇入諭之曰朕有一大事
與卿等議固出不得已然亦決矣朕三十無子而中宮
屢身不得育頃且病日者言中宮祿命必無子今貴妃

有子當立爲嗣夫母以子貴禮也特何以處中宮輔等
皆不答上乃舉后過一二顧榮進曰是可廢也上曰
廢后有故事耶義曰宋仁宗廢郭后爲仙妃是也時輔
與原吉士奇嘿然無言上特問士奇士奇曰臣事帝后
猶子事父母也寧有爲人子而議廢母者榮曰上命也
士奇曰正惟上命勿輕出耳輔與原吉是士奇且曰此
大事非詳議不可上曰不貽外議乎士奇曰宋仁宗廢
后孔道輔范仲淹極言其非因率臺臣十數人入諫見
黜夫廷臣非之至今史冊猶譏之誰謂無議哉既退榮
謂原吉曰上志久矣恐非臣下所能止者原吉曰然廢

之不可也士奇曰卽上所舉中宮過亦何一當廢者而
輕言若是明日上召榮士奇至西角門問曰昨議云何
榮出懷中紙條后當廢事以進上覽未及竟艷然曰渠
曷有此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
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而後復悔之願陛下詳
慎幸勿卻休福而貽後悔上不懌罷他日又詔問五人
輔原吉對如前士奇曰皇太后神聖豈無旨者上曰與
卿等議卽太后旨也是日議未決最後乃獨召士奇于
文華殿屏左右諭曰朕聞卿必欲卿處之如何士奇曰
此非臣所能處也上曰雖然以何卿如是者三士奇俯

久之仰而曰中宮與貴妃無嫌乎曰無之頃中宮病踰
月而貴妃日過視且倍慙也士奇曰若然曷若乘中宮
有疾而陛下導之使辭讓焉上曰善卿第勿言俟朕入
導之數日復召士奇曰如卿言中宮果辭讓雖太后不
許貴妃亦不受然中宮意決矣士奇曰若此願陛下待
兩宮均等無厚薄無崇卑終之始之昔宋仁宗廢郭后
而恩意彌篤可監也上曰朕不食言明日以諭義等義
等皆曰善上乃敕禮部皇后自罹多病不能承饋祀重
以無子懷謙退上表請閒朕念伉儷重屢拒不納而后
懇再三不得已已從所請矣夫因其謙德而遂尊之禮

也其稱號服食侍從悉仍舊不改如敕乃更立孫氏爲后而后竟廢后乃退居長安宮性本恬不喜事華飾至是學清靜奉黃老爲仙姑張太后甚憐之特召入居清寧宮凡內廷朝會饗宴必命后居孫后上孫后常怏怏英宗立尊張太后爲太皇太后孫后爲皇太后后益謙讓然視后如故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崩后祭奠列名妃嬪中竟不得與孫后齒因痛哭不已踰年亦崩下外廷議喪禮時楊士奇病在告諸臣就問之士奇請用后禮葬諸臣曰此非內廷意也士奇面床陰不言諸臣竟用嬪御禮別葬于金山諡靜慈仙師天順六年孫太后崩

英宗皇后錢氏嘗事后知后賢每爲英宗言后無罪廢羣臣畏太后殮葬諡號皆無禮傷之英宗問李賢胡母后以疾請閒耳諡仙師豈令典耶朕欲尊上皇后諡且飾其陵寢饗殿神主皆得更制如奉先殿式何如賢頓首謝稱善上敕羣臣皇考以胡母后多疾聽其請閒朕以冲齡當母后令終上諡無狀心甚缺然其改議尊諡令所司修葺陵寢饗殿如制七年七月己未禮部尚書姚夔等議上尊諡曰胡太后入嬪先皇久專宮闈嗣任妣之徽音慕黃老之清靜讓位別居優游卒歲顧典禮未行重違素志尊崇有自特發宸衷夫有至行者必受

令名慎追遠者可風末俗先太后謙讓如彼我皇上克念如此至德大孝古今罕有臣等躬逢盛事不敢掩忽謹議上尊諡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乙丑修陵寢甲戌遣駙馬都尉石璟詣陵所上冊寶焉

宣宗繼后孫氏鄒平人永樂八年選入宮十五年爲皇太孫嬪二十二年改稱皇太子嬪宣德改元冊貴妃時雖立皇后胡氏而后以無子且多病將遜位與妃妃乃謬敬后后病如故朝夕視陽爲憂勞及妃稱有子后上表退讓請定國本妃猶固辭曰皇后病已自有子吾子敢先皇后子耶宣德三年三月以后表遜故竟冊貴妃

爲皇后子爲皇太子是爲英宗英宗卽位上尊號曰皇太后車駕北狩后用于謙策斥議遷者而命郕王入監國社稷安邸王卽位尊后曰上聖皇太后時英宗在途北后嘗寄禦寒衣裘手自縫織及居南內后時時遣使問候遺珍饌且數自入視會守者王誠舒良密謀伺后入當白景皇帝留后南內后聞始不往旣而石亨曹吉祥等謀奪門密白后后許之英宗復辟上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先是宣宗冊后爲嬪時賜嬪冠服及冊妃賜妃寶皆非制明初宮闈無上尊者時岷王徽焯因禮部尚書楊善以請英宗難之曰恐非祖宗法貽後議也

其後尚寶卿錢溥兵部尚書陳汝言復以爲請且曰復辟時非太后有詔誰敢提兵入禁門者今曹石等皆受賞而太后尊號缺然是違卑而反遺尊也上從之然而明代之廢后上后徽號凡宮闈破例皆自后始矣后端慎而有裁決然故識大體其待外家皆有法初王振肆橫祭酒李時勉遇振車不下振怒廉時勉他過械其首示文廟前太后聞大驚召上曰祭酒者國子師也至重卽有罪奈何戴囊頭辱之謂觀瞻何上謝不知太后大怒曰卽不知何用汝作皇帝帝遣問知振所爲立釋之土木之變太后知于謙能任難卽以侍郎陞本兵復辟

後太后憐謙忠社稷以不賞死面詰上曰何爲不留謙上深悔悟至若后父忠在永樂初爲永城主簿母董氏年九十有子五人繼宗紹宗顯宗續宗純宗及諸孫數十人竝以后故賜官爵繼宗爵會昌侯董興董太夫人弟亦以奪門功封海寧伯然太后無私外家意時繼宗已侯復有爲紹宗言者上謂李賢曰孫氏授官必數請而後得之然太后猶怫怫不樂曰我家有何功而冒濫至此今左右復爲之求恩謂慰太后心不知正不爾也賢頓首稱嘆因曰祖宗家法外戚總不得預政今會昌侯典禁軍太后知之乎上曰近侍初言京營者所以警

非常非皇舅領之不可故與之實非太后意且太后未嘗不悔也會顯宗奴容奪莊田私造店房截估人貨上命議如法其兄會昌侯乘間請且乞太后念董太夫人太后曰豈可以親故融國法也敕還田毀店房萃械其奴容戍之天順四年清冒迎駕功許檢舉繼宗檢舉其子弟家人共二十餘名上用李賢言令革去家人存子弟名曰若白太后不侯矣六年九月崩上尊諡曰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合葬景陵主祔廟景泰吳太后者宣宗妃景帝母也丹徒人宣宗以宣德中冊吳氏為賢妃景帝即位尊為皇太后英宗復辟復

稱宣廟皇賢妃成化中薨父彥忠先官都督卒子安封安平伯天順元年削爵

郭嬪名愛字善理鳳陽人穎悟警敏有文章名宣宗聞之納為嬪入宮二十日卒嬪自知死期書楚聲以自哀其詞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予之孝也心傍徨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

英宗朝 正統 天順 睿皇后英宗后也姓錢氏直隸海州人洪

武初有錢萬者以軍功封昭勇將軍世襲金吾指揮使再傳及貴由金吾指揮使陞中軍都督追贈安昌伯一作

后族微外娶明威將軍燕山衛指揮僉事包諒女一作家無封誤生后正統六年正月奉太皇太后懿旨貴以燕山護衛敕禮部選擇直隸南京鳳陽淮徐河南山東西陝西官民家女子年十三至十五容貌端潔資性醇美中禮度者有司聘給其父母親送詣闕時后年十四中選迎入宮八年四月冊為后十四年上北狩后盡出中宮所有貨仗變之佐迎駕費每夜露告天罷即卧地因壞一股復以久泣故傷目景泰改元遷后仁壽宮及迎上還后乃隨上居南城上復辟太監蔣冕白於皇太后謂后無子周貴妃有子請立周貴妃為后上怒立斥之先是太

后陰以上為子人無敢言者至是太后崩后具言狀且為胡廢后白所枉上始悟然終莫知母宮人者為誰也甚恨會后弟欽鍾以從征殉土木難上念之欲封其子雄而后辭甚至上以是益重后然終念后無子恐他日蹈胡后轍特于彌留時遺命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同葬大學士李賢書冊藏閣中憲宗立上兩宮尊號周貴妃倚子貴故不欲與后齒曰豈有皇帝非其子而稱太后者倡言錢后無子損肢體久病當視胡廢后故事獨尊上生母為太后遂傳貴妃意使太監夏時集外廷議大學士彭時李賢交爭之且曰胡太后以讓位故遲

于上尊今太后名位在未嘗讓也夏時曰卽讓何不可
時曰胡皇后讓位宣廟在也先帝已大行臣子誰敢爲
太后讓者夏時厲聲曰公等敢二耶二卽罪矣彭時仰
天立語曰兩宮同尊皇上之孝也臣子所不敢不爭者
正爲皇上全孝德耳錢太后已無子又誰利耶有太祖
太宗之遺法在又誰二耶夏時入請命良久出令草立
尊詔時復與賢議特加正宮二字以別之乃上后曰慈
懿皇太后而上周后曰皇太后當是時上方營裕陵時
與賢復疏營三壙以俟而上不之許成化四年太后崩
復集廷臣議葬事彭時首言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祔廟

故制也有何議夏時曰所議者謂慈懿無子損成體必
難以入山陵耳彭時曰慈懿母儀三十年當先皇帝在
時未嘗以損肢體無子違寢御也夫先皇帝不異室而
爲臣子者反謂其難與同穴吾未敢聞况先皇帝遺命
在耶他日上御文華殿召閣臣至問慈懿禮如何彭時
仍以合葬對上曰朕豈不知但與皇太后有礙耳時曰
皇上以孝事兩宮禮之所合孝之所歸也何礙時商輅
劉定之等皆言之且曰孝從義不從命上曰不從命尚
孝耶彭時曰合葬亦先帝命也臣惟陛下從先帝合葬
之命而後虛其右壙以曲從太后之命庶孝兩全耳夏

時曰前議三墳已不行今可再乎彭時曰慮今有爭前所以議也前既不行今所以爭也上不能難彭時出明日復上疏謂大行皇太后正位中宮陛下既尊之爲慈懿皇太后在先帝伉儷之情與陛下母子之義俱炳然矣今復以祔葬之禮反多異議是必以皇太后千秋之後當與先帝竝尊陵廟惟恐二后同配非本朝制耳夫有二太后自今日始則竝祔陵廟亦當自今日始且前代一帝二后其竝配祔者未易悉數卽如漢文帝尊薄太后雖呂后得罪宗社尚得與高帝竝葬長陵宋仁宗尊李宸妃雖章獻劉后無子猶得與真宗同祭太廟何

則並尊不相格也今陛下純孝遠過前代而祔葬一節反出漢文宋仁下臣未之信且慈懿既祔則皇太后千秋之後正足驗兩宮雍穆在生前既共所尊而身後更同其享此後禋觀型所由起也疏入再下議吏部尚書李秉禮部尚書姚夔廷臣九十九人皆議如時言且曰萬一大行皇太后與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不合葬同祔安保後來無議改者上曰卿等言是也但朕屢請皆未得垂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卿等爲朕圖之明日詹事柯潛給事魏元等疏上又明日尚書姚夔等合疏上皆執議如初內旨猶傳別擇葬地夔等乃率百官跪伏文華

門候旨自巳至申上諭羣臣退眾叩首曰不得旨不退
于是商輅劉定之等皆入內勸上降旨如羣臣議羣臣
齊聲呼萬歲退七月丙子上尊諡曰孝莊獻穆弘惠顯
仁恭天欽聖睿皇后九月庚申祔裕陵然猶異隧去英
宗元堂約數丈中窆之而虛右壙待周太后則隧道通
焉且又不得與於奉先殿配祭弘治十七年周太后崩
孝宗問劉健李東陽謝遷出裕陵圖指示曰此有二隧
然是隧中通而是隧則否此當日中官爲之外廷未曉
也朕見成化間有彭時姚夔等疏嘆先朝大臣爲國如
此而猶餘遺憾爾爾健遷等乃極言當時委曲先帝不

得已之意上曰當時先帝亦惑于形家言耳司天謂上
干陵堂恐漏風氣故因循聽之朕今欲爲之一決因以
指畫紙曰皇堂窆天地閉叶音必列反皇堂一通風氣流行

朕意既定可無慮此健等力贊之他日御便殿問健等
曰太后祔廟禮如何健等言祔二后自唐人始也祔三
后自宋人始也漢以前一帝一后而已曩者定議合祔
配享以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如唐宋
故事臣等以是不敢復請上曰二后已非况三后乎遷
曰彼三后者謂一繼立一生母也上曰凡事須師古太
皇太后鞠育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舊制一帝

一后今設竝祔則改壞祖制自朕始矣不可且卿輩尚不知奉先殿祭也皇祖特座一飯一匙而已夫孝穆皇太后生朕朕且設奉慈別祀之今仁壽宮前殿寬朕意欲奉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孝穆皇太后于旁歲時享祀如太廟禮何如東陽對曰陛下言是也上曰雖然此大事須卿等確議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立議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也漢唐亦然自宋始祔祭其禮已謬然猶是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所追尊者惟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爲追祔雖至情然實非禮不足法上覽議大喜翼日出奉

先殿圖示羣臣指仁壽宮前可廟處曰廟成并遷孝穆太后于此皆對曰善再問再對遂命爲廟名孝肅太皇太后殿在仁壽宮前奉先殿西其制中奉孝肅左奉孝穆中外稱合禮頃之欽天監奏通陵事歲向不利內官監亦言英廟寢傍難以輕動竟不行上意終不已就陵殿移英廟神座居中孝莊居左孝肅居右
憲宗太后周氏英宗妃也昌平人初入宮爲貴嬪正統十二年十月生太子卽憲宗也天順元年四月冊爲貴妃八年正月憲宗立尊爲皇太后與慈懿竝成化二十三年四月上徽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一月孝宗

卽位加尊爲太皇太后而徽稱如故太后當憲宗時憲宗孝所以事養者備至五日一朝燕饗必躬親每出游至尊必躬導寶輿太后意所欲得惟恐不得當稍不豫卽憂疑見顏色以故慈懿耐葬事獨難太后意久不能決及孝宗入宮紀太后暴薨懼懼不測太后親育之飲食起居必護視得以無恙故孝宗之事太后過于憲宗日夕問寢膳定省不輟太后偶瘍孝宗夜籲天適春郊當宴以太后未安詔罷太后病已特誥諭羣臣謂疇昔憲宗以天下養克盡子道今皇帝嗣位實能紹述先志奉養加厚予偶嬰瘍疾皇帝夜起籲天爲予請命春郊

罷宴問視惟謹頃者醫藥奏功食飲如舊以昔視令父子一道子甚嘉焉又謂予感帝孝以爲天下物皆帝所有無以報帝意故託之語言以彰聖德且命副藏內閣傳之無窮而上于是時亦奉表稱謝一時中外稱慈孝焉十一年十月太后以清寧宮災遷居仁壽宮越一年清寧宮成太后還居之先是太后家以恩澤封者甚衆太后父能由慶雲伯進侯加大傅及死追贈寧國公諡榮靖弟壽嗣慶雲侯或封長寧伯尋加世襲壽子璋瑾瓚瑛或子瑋瑄皆授錦衣衛指揮千百戶或嘗與張鶴齡忿爭聞上前上以太后故不問至是或家有賜田

有司請釐正上難之太后聞曰奈何以我故令皇帝不得守法使歸地于官而后有長弟名吉祥者兒時好游游即去其家爾時太后未入宮也久之不歸至天順中爲僧大覺寺好游如故晝游他所夜即宿報國寺伽藍殿中太后亦忘之報國寺者都城宣武門外小寺也太後夜忽夢伽藍神來告妃弟在我殿中宿妃知之乎其夜英宗夢亦如之醒而相語初不信遣小黃門物色之至則小黃門見吉祥坦腹卧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入白太后太后時爲妃以告帝帝召入大喜使具言生平太后泣下因曰弟爲僧何如爲皇親耶吉祥曰爲皇親何

如爲僧乃遣還寺厚賜之憲宗嗣位太后爲拓報國寺建大慈仁寺居之賜莊田數百頃其後壽與彧歸所賜田或身後隨見奔而吉祥莊田藏寺中者雖至今猶存焉弘治十七年三月太后崩議上尊諡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詔撰冊文未及上孝宗等與劉健謝遷議立奉慈殿別祀不祔廟遂罷諡仍稱太皇太后語在睿皇后記嘉靖十五年遷太后奉慈殿主與紀邵二太后主竝祀于陵殿不繫睿純別嫡庶云王皇如順天人與胡惠妃皆有寵英宗遺命止宮妃殉葬有云皇如他日宜合葬惠妃葬桃山亦宜遷來以下

諸妃皆任其年終次第陪葬其後惠妃仍葬桃山諸妃皆別葬金山然竟無殉者初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宮人十數人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帝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由錦衣衛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爲本所千百戶其官皆世襲以諸人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世所稱朝天女戶者也成祖以十六妃葬長陵中有殉者仁宗殉五妃其餘三妃以年終別葬金山洪熙元年七月宣宗追諡皇庶母貴妃郭氏諡恭肅淑妃王氏諡貞惠麗妃王氏諡惠安順妃譚氏諡恭僖充妃黃氏

諡恭靖其郭妃二王妃卽永樂二十二年十月所冊立者宣宗殉十妃宣德十年八月英宗追贈皇庶母惠妃何氏爲貴妃諡端靜趙氏爲賢妃諡純靜吳氏爲惠妃諡貞順焦氏爲淑妃諡莊靜曹氏爲敬妃諡莊順徐氏爲順妃諡貞惠袁氏爲麗妃諡恭定諸氏爲恭妃諡貞靜李氏爲充妃諡恭順何氏爲成妃諡肅僖其冊辭曰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嗣後皆無殉自英宗始惟景泰帝尚以唐妃殉則天順元年事在遺詔前

平車并費諸節
 翁皆無險自英宗被擄景泰帝尚以書致敵頃天酬元
 茲委良而留難謝請勉以上實宜薰蒸爾用漳清并歸
 精率乃為英宗歸恭則可乃為英宗歸肅其冊籍曰
 為則收歸貞惠貞乃為英宗歸恭其冊籍曰為恭貞
 歸貞則兼乃為英宗歸其精曹乃為英宗歸其冊籍曰
 可乃為貴收歸精其冊籍曰為貴收歸其冊籍曰
 皆宣宗殿十號宣宗十平八日英宗被擄皇親臣惠
 益恭其冊籍曰二王收唱承樂二十二平十日冊籍立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江夏 張 大維 思益校

勝朝彤史拾遺記三

毛奇齡纂

景泰朝 景皇后汪姓順天人祖泉金吾左衛指揮使父瑛
 中兵馬指揮使皆以后封故進都督正統十年八月英
 宗選擇郕王妃得后而賢冊立之十四年英宗北狩郕
 王由監國即帝位冊為皇后時京師新被鹵凡死事及
 老弱殺傷者暴骨滿原野后下懿旨令官校掩埋且勸

帝設齋醮卹之弟后無子生二女而次如杭氏生一子名見濟景泰三年五月將廢英宗子憲宗爲沂王而立見濟爲皇太子議定后執不可謂若此恐礙監國名夫猶是祖宗之天下已代之爲帝而反其子讓也讓則公則賢名皆歸之上怒曰謂見濟非而子耶竟廢英宗子立見濟并冊見濟母杭氏爲后而后竟廢禮部郎中章綸上弭災疏首請復中宮位號以正母儀忤旨榜掠幾死英宗復辟仍令稱王妃會景帝晏駕廷臣議王妃之殉時杭氏先景帝崩將及后李賢曰景泰妃雖嘗爲后然旋見幽抑生亦有何恩而死殉之且遺二女幼可

憫也上惻然曰卿言是而憲宗時爲太子雅知后不欲廢已感后意因言上令他妃殉遷后外王府而留養二女于宮中當是時錢皇后在宮憂勞哭泣日藉后慰恤有如妯娌而孝肅孫太后以母后烜赫頓失勢危疑見門闥賴后事恭謹多保護願有以報后至是后淪落一興一衰因于后歸國時流涕飲餞凡在宮所有服御贊器及其故宮人答應皆令隨后遷外王府而于是外王府所蓄與宮禁等后旣歸齋素事佛每歲時令節太后與后猶必召入飲宴敘家人禮而二女稍長亦齋素矢不下嫁至憲宗強之始嫁其一于郡馬王憲惟后父瑛

于天順改元仍降都督爲兵馬指揮使然亦隨進爲錦
衣僉事終后之世皆無恙正德元年十二月薨壽八十
廷臣疑祭葬王鏊曰葬以如祭以后遂用皇妃禮合葬
金山明年上尊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后性本醇懿然
多執持不輕徇英宗既復辟嘗入內帑檢故物問太監
劉桓日記有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景帝曾取去當
在汪所上遣使再三索皆對以無有左右勸后出還上
后不肯旣而語人曰是實有之但景帝雖廢亦嘗爲天
子七年一腰繫何不可消受乃迫取耶且景之天下尚
歸之上何有此數片玉當上索時吾嘗怒而投之井矣

其執持如此後有言后出攜甚多者英宗命檢取得銀
二十萬他物稱是則所蓄可知矣后賢而壽與景帝同
齒閱歷數朝復位號而杭氏以景泰七年庚子崩諡孝
肅祔廟至天順初革封號遷主別室其一子卽懷獻太
子早卒

唐氏者景帝妃都督唐興女也以景泰七年進宮八月
封皇貴妃寵倖冠後廷嘗乘馬隨帝遊西苑馬驚妃墮
帝乃命中官劉茂選御廐之最良者日控習以待天順
元年二月革封號郕王薨羣臣議殉葬及妃妃無言遂
殉之葬金山

憲宗朝成化憲宗廢后吳氏順天人天順八年七月冊立爲皇后方憲宗居東宮時有宮人甫笄竊侍太子起居者卽萬妃也寵甚多無禮后立而惡之摘其不法加杖焉先是英宗擇太子宮妃有司以十二人進英宗親選得三人一吳氏一王氏一栢氏也三人皆留居宮中而第王爲首會孝肅太后與英宗先後崩憲宗不敢主復奉太后旨命禮部選擇三人選如故而掌選者爲司禮牛玉遂選立吳氏至是憲宗怒謂吳氏德不稱輕率好歌曲不足母天下且選立非先帝意下掌選詔獄重鞠之詞連后父俊及后弟雄謂立后時玉以王氏非已選說

太后更易而俊雄父子遂賂玉獄上上乃白太后敕諭中宮爾輕浮麤率留心曲調不足以敬承宗廟表正閭闔其上皇后冊寶退居別宮且下詔羣臣朕仰遵憑几勉舉大婚時方在疚不忍闕命矧敢知其事特念皇后位重當先帝臨御親爲朕簡擇賢淑其時已定王氏儲次及時而太監牛玉朦朧奏請易選吳氏禮成之後朕親見舉動輕率德不稱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立者用是不得已請命母后已廢吳氏閒住別宮更冊王氏以仰承先帝遺意時后父俊已授都督同知乃敕與其弟雄同戍登州而發牛玉孝陵種菜聞者寃之初典壘局

局丞王綸者侍憲宗東宮侍讀錢溥嘗教內書館綸受學焉時尚寶司丞朱奎以幼童陪讀皆相狎及英宗不豫溥意綸必入司禮密遣奎通綸綸因偕奎造溥宅歡飲必竟夕而大學士陳文者居第與溥鄰每綸至溥必邀文俱而是夕獨否覘之則屏人語選婚事然未有屬也既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掣賢筆曰無庸有草之者矣錢侍讀與閣綸計且代公賢領之未發也會英宗大殮綸侍立外哀而襲貂上惡之玉亦恐綸卽柄用遂悉數綸過且發其通溥狀降綸南京閒住而謫溥爲順德縣知縣凡與通者皆得罪玉勢大振至是傾玉者亦

互相根株玉姪侍讀牛綸甥吏部員外郎孫琮皆革職而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等復羣起劾玉詞連李賢謂賢與玉通上重黜徽等乃罷然兩家傾陷者皆借兩后事抵讞言詞曖昧多周章而于是廢立之勢成竟難挽焉后退居西宮適紀氏以懷妊故懼萬妃不測居后宮旁生孝宗而后保護之備至孝宗卽位念后恩命服膳起居一如母后禮且將復后位號而抑于孝貞遂已之時邏卒有捕后姪盜幽宮寶器者召問之曰吳后自門隙投出非盜也上憐之置不問且復官其姪錦衣衛百戶正德中后薨劉瑾欲焚屍以滅

其跡閣臣力持之乃罷既而議以妃禮葬

王皇后上元人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王鎮女也英宗初擇太子妃以后與廢后吳氏栢氏留宮中意屬后英宗崩太監牛玉請太后冊立吳氏而后與栢居別宮憲宗不悅下牛玉詔獄仍廢吳后立后焉時萬妃有寵吳后與妃不相中因見廢后賢而有智鑿吳事一以曲處之嘗游西苑如車先后行歲時朝見不執妃禮昭德宮醞饌每加于中宮帝嘗令妃戎服侍酒使太監段英掌宮后一無所忌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卽位尊爲皇太后孝宗崩后傳諭內閣自古帝王能力惇孝行竭事慈宮

如大行皇帝者恐不多得先生輩應定一佳謚傳之故事上列帝諡率上十六字而未統以孝惟孝宗獨用爲廟號感后旨云弘治十八年武宗卽位加尊太皇太后正德五年加上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月后崩合葬茂陵三月上尊諡曰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祔太廟

孝穆紀太后者憲宗妃孝宗母也賀人本蠻土宮女成化中征蠻太后在俘中久之中宮人選受女史以警敏俾守內藏時萬貴妃寵而如他妃幸上者皆治使傷任卽任百計使墮由是他妃勿敢進上嘗行內藏紀太后

應對稱上意上悅之就藏幸太后萬貴妃察知恚甚至
不食嘿俟數月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瘡于是貴妃
譖太后上前謫居安樂堂久之孝宗生太后使門監張
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今縱不敢使上知顧奈何棄
之稍哺粉餌飽蜜藏之他室當是時貴妃雖日伺無所
得且甚祕至五六歲尚不敢翦其胎髮唯吳太后廢居
西內近安樂獨往來知其事時時就哺養上不知也他
日上召張敏櫛照鑑嘆曰冉冉矣而無子敏伏地曰死
罪萬歲見有子何言無邪上叱安得有敏伏地叩頭曰
有祇恐不能保耳倘能保子見在也上曰吾自當保之

顧安得有有安在敏叩頭言狀上急起入西內令召見
使至安樂堂宣旨后抱孝宗泣曰事已覺吾無生矣兒
去見黃袍有鬚者兒父也乃爲孝宗易衣置小車中昇
之行既至孝宗髮被地走入上懷牽上衣上顧視大喜
且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一云太監段英乘間爲妃言妃
念已不復孕乃啟上召見非是
會其年五月乾清宮災外廷憂上無繼嗣者稍稍見章
奏上乃使司禮監懷恩出謂大學士商輅等曰主上右
子六歲矣莫之知因具道故羣臣聞之皆大喜卽請爲
命名擬上不稱旨上自名之於是後宮報有子者相繼
至上乃移太后居永壽宮數數召飲酒甚懽貴妃日夜

泣怨曰羣小無狀不使我知其六月候上召太后飲置
毒酒中暴薨上悲悼之意貴妃而不敢言賜諡恭恪莊
僖淑妃張敏懼亦吞金死孝宗竟立爲太子成化二十
三年十月孝宗嗣位卽以其年十二月追封皇太后諡
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遷葬茂陵奉主
奉慈殿時貴妃已死中外譁然指切貴妃家監察御史
曹璘等請告貴妃罪于大行皇帝斥其葬削其諡號孝
宗不許曰何以安先帝遂已乃特遣太監蔡用之賀求
紀家得紀父貴紀祖旺兄弟二人以聞上旣悲傷念太
后聞得其家兄弟來大喜詔改名父貴爲貴授錦衣指

揮同知祖旺爲旺授指揮僉事賜予金帛第宅莊園奴
婢不可勝計追贈太后父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媼爲
夫人其曾祖祖父亦如之遣修太后先塋之在賀者置
守墳戶復其家而其旣以僞敗也先是太后在宮中嘗
自語世賀縣姓紀親族幼不能知也太監郭鏞陸愷皆
聞之愷故廣西人姓李蠻中紀與李同音因妄稱太后
兄一云愷故無爲州樂縣人其遙喚鎮守兩廣太監爲
訪其族來而族虛無人唯愷女兄夫韋父成者出冒之
有司遂待父成以戚畹名所居里曰迎恩里于是貴旺
者謀曰父成本韋氏而猶昌焉况我姓李因詐爲宗系

上有司有司莫辨也既而父成詣闕爭聽者逐父成而
仍不能察貴旺是否及上使使者修治后先塋蠻人凡
姓李者皆自稱太后家數輩見使者使者訝之謂紀也
而李及還奏貴旺不實上復遣給事中孫珪御史滕祐
間行連賀問訪之珪祐微服入瑤壇中察得其偽狀歸
奏上謫罪鋪等而戊貴旺邊海于是數求太后家竟不
得弘治三年八月庚寅禮部尚書耿裕奏曰臣伏見陛
下追念太后深渭陽之思重力微之痛魏書力微無舅家使者
數輩相訪見似而喜上聖之隆恩昊天之感也但粵
西當大征之後人民奔竄歲月悠遠蹤跡難明陛下求

之益勤恐天下鑿空以應陛下者益巧昔者孝慈高皇
后尋求家族久不克獲乃立廟宿州春秋祭祀以表霜
露今紀太后幼離西粵賓天已久連賀非徐宿中原之
地嬪宮無母后正位之年陛下風木雖悲訪詢雖切安
能得其要領獲其疏屬哉臣愚謂可仿徐王故事定擬
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春秋致祭必有在天之靈來
歆明祀者上曰孝穆皇太后蚤棄朕躬每一思念怒焉
如割向謂宗親尚可旁求寧受百欺冀獲一是卿等謂
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追慰聖母地下之孝朕
虛有此心終天痛之其依我皇祖故事封后父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慶元伯諡端僖后母伯夫
人有司立祠桂林府歲歲祀大學士尹直撰哀冊有睹
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二語上燕閒念誦輒
流涕

邵貴妃者昌化人興獻王母也父林洵沙軍杭俗軍衛
多貧人無業取民屋旁沙洵之得金以易食他人則否
後凡洵沙者即非軍亦皆以軍名之一作如兵家女年
四聘者七人輒
死有指揮聘之已上馬矣墮
而死其父充漕卒攜妃至京生一女嚮于杭鎮守太監
太監愛其慧為授書讀唐詩詩餘數千首稍長有容色
知禮太監攜還京會中官選掌禮嬪妃應選時萬妃妒

甚妃託微疾居外宮未進也偶夜坐自詠所製紅藥詩

憲宗過聞之大喜遂召幸紅藥一本
作紅葉 成化十二年冊為

宸妃二十三年進貴妃生三子一興王祐杭一岐王祐

榆一雍王祐標興王即睿宗也興王之國如不得從興

王作恩親詩上妃妃答之正德十六年世宗繼大統妃

老矣尚在宮目盲喜其孫為皇帝摸世宗身頂至踵乃

推本所生越舊制進稱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壬戌頒

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朕祖

母邵氏聖善慈仁靜專明哲克事憲祖贊理內政燕祿

兆祥澤隆啟佑濟發慶源若斯之遠而徽號未加朕甚

憲焉其尊稱曰壽安皇太后大赦乃封太后弟昌化伯
大爲林治墳西湖費可十餘萬名邵皇親墳杭人訛呼
爲邵王墳是年八月上選婚初傳昭聖皇太后懿旨昭
聖者孝宗張皇后也旣而諭內閣候壽安皇太后旨行
大學士楊廷和等再疏言事不歸一無以昭示中外仍
改傳奉昭聖旨十一月太后崩卜葬椁于嶺世宗欲祔
葬茂陵下廷臣集議禮部尚書毛澄等知上意所在不
敢爭楊廷和言宋寧宗欲祔孝宗于裕思諸陵朱熹以
爲祖陵不當數興工作驚神靈今祔壽安于茂陵不幾
驚憲祖靈乎如原議便上猶豫未決後用工部侍郎賈

詠奏卒合葬茂陵明年上尊諡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
協天佑聖太皇太后別祀奉慈殿尋遷主陵廟改稱皇
后卽孝肅孝穆亦如之皆前此未有者太后嘗曰女子
入宮無生人樂飲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繫然後
選女入宮毋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江
南人家亦幸無以丐恩澤送女子入宮當時皆以爲良
言太后姪喜旣爲昌化伯一年卒子蘭嗣五年又卒無
嗣其族人爭襲下吏部會郭勛張璠方獻夫胡世寧李
承勳議世寧議曰皇上必嗣邵氏封者推皇考所自于
皇太后又推皇太后所自于其父母與其族氏子姓可

謂遠矣今皇太后子孫不幸皆絕而爭嗣者又世次不明誠恐賜之一門之爵反瀆其百代之宗祚祀不享彌滋貿亂莫若罷封爵量加恩澤不報久之特降旨令其族人杰嗣伯又久之革去其後族人貧毀邵王墳折其石賣官築湖塘焉

萬妃青州諸城人父貴爲本縣掾史以坐法謫居霸州妃生四歲選入掖廷爲聖烈孫太后宮人及笄而妍充小答應給事仁壽宮憲宗爲太子時見而悅之因竊侍太子旋命司秩改侍太子宫有日矣及卽位吳后初立猶以宮人禮視之加朴責吳后廢王皇后繼立鑿吳后

事每損意優容之妃亦警敏故善迎帝后意且籠絡諸嬪御諸嬪御畏之無敢忤者上嘗游幸諸宮必令妃袴褶爲前驅猥褻備至然猶未立爲貴妃也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上大喜爲遣中使四出祈祐諸山川之神三月封貴妃旣而皇子薨妃亦自是不再娠于是大媚忌絕嬪御進幸卽偶有進幸者必藥之墮其胎且有從是死者柏賢妃生悼恭太子暴卒卽孝宗之生頂上有寸許無髮皆藥所中也時中外洶洶皆知妃無狀上將乏嗣深憂之言者每勸上溥恩澤廣御幸然未敢顯言妃之妒也惟給事中李森言及之而妃寵益甚初居

昭德宮後復移安喜宮進封皇妃服用器物每後僭在中宮上會彗星見六科給事魏元等上疏曰竊見春來菑異疊仍近者彗星又見東方光侵台垣此皆陰陽相薄之所致也臣聞陰陽分政不可參貳頃傳中宮昭德彼此相亢一若有參貳之者曩者大學士彭時禮部尚書姚夔每以爲言陛下謂此係內事朕自處置臣等聞命以來屏息傾聽將半年矣而處置未聞但傳尚食所司昭德進饋不減中宮夫宮牆雖深視聽甚近祗席雖微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震位尚闕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聽其蠱蔽而不思固國本安民心哉不聽妃益

驕恣凡四方所進獻珍異奇巧必歸之妃中官卽用事稍忤妃立見斥逐妃所親倖者出外鎮守如錢能覃勤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貢獻科民財中外騷擾至爲妃求福凡一切祠廟宮觀齋醮懺禮之資竭水衡輸之宮中帑藏爲之一空上嘗指語芳興曰帑藏之空由汝二人汝知之乎興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藏空卽以所建祠宇歷數之上曰我或怨汝恐後人無汝怨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時上方鍾愛興王或爲芳等謀曰不如語昭德勸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則共保富

貴無已豈直免禍哉然之言于妃先是東宮生母薨孝肅皇太后養之每囑之曰貴妃召爾食勿食也既而妃進太子羹太子卻之曰疑有毒不食妃恚曰是兒數歲卽如是他日魚肉我矣氣憤不能語至是力勸上易儲會泰山震臺官奏東朝有戒心上覽奏悟曰天意也事遂寢二十三年春上郊天大霧人皆訝之明日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貴妃薨妃體肥是日以拂子撻宮人怒甚中痰死上聞報憮然曰萬使長去吾亦安能久矣爲輟朝七日諡曰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葬天壽山初妃父貴以兵馬指揮使進都督同知兄通錦衣衛都指揮

使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大學士萬安呼邱嫂每邀之來家敬禮之朝士倖進者爭趨通門弘治初言者藉藉御史曹璘請削妃諡號而魚臺縣縣丞徐瑀請籍萬氏家窮治紀太后暴薨狀孝宗不從遂已語具紀太后記

此處文字模糊不清，似有「國公」等字樣，但難以辨認。

一曰... 二曰... 三曰... 四曰... 五曰... 六曰... 七曰... 八曰... 九曰... 十曰... 十一曰... 十二曰... 十三曰... 十四曰... 十五曰... 十六曰... 十七曰... 十八曰... 十九曰... 二十曰... 二十一曰... 二十二曰... 二十三曰... 二十四曰... 二十五曰... 二十六曰... 二十七曰... 二十八曰... 二十九曰... 三十曰... 三十一曰... 三十二曰... 三十三曰... 三十四曰... 三十五曰... 三十六曰... 三十七曰... 三十八曰... 三十九曰... 四十曰... 四十一曰... 四十二曰... 四十三曰... 四十四曰... 四十五曰... 四十六曰... 四十七曰... 四十八曰... 四十九曰... 五十曰... 五十一曰... 五十二曰... 五十三曰... 五十四曰... 五十五曰... 五十六曰... 五十七曰... 五十八曰... 五十九曰... 六十曰... 六十一曰... 六十二曰... 六十三曰... 六十四曰... 六十五曰... 六十六曰... 六十七曰... 六十八曰... 六十九曰... 七十曰... 七十一曰... 七十二曰... 七十三曰... 七十四曰... 七十五曰... 七十六曰... 七十七曰... 七十八曰... 七十九曰... 八十曰... 八十一曰... 八十二曰... 八十三曰... 八十四曰... 八十五曰... 八十六曰... 八十七曰... 八十八曰... 八十九曰... 九十曰... 九十一曰... 九十二曰... 九十三曰... 九十四曰... 九十五曰... 九十六曰... 九十七曰... 九十八曰... 九十九曰... 一百曰...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嘉定 張 式慎 德華校

勝朝彤史拾遺記

毛奇齡纂

孝宗朝 張皇后孝宗后也興濟人父巒母金夫人夢日
 入懷生后后當適人其所當適者忽大病及選為太子
 妃則前所當適者病已孝宗即位立為后篤愛宮中同
 起居無所別寵有如民間伉儷然者巒自都督同知封
 壽寧伯其卒也加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而鶴齡弟延

藝海珠塵 卷四
齡亦從都督同知進封建昌伯竝加保傅其他羣從以
后故受中書舍人及錦衣百戶諸官者不可勝數帝又
爲后立家廟于興濟土木閎麗明世外戚之盛無過張
氏者后知大體不干預政事而外家稍盛多側目帝陰
爲之解山東副使楊茂元以河決論事言水陰象失職
以后故后怒甚必殺茂元上爲后徵茂元至薄謫之而
御史胡獻論延齡鶴齡上下之獄竟解戶部主事李夢
陽言二齡二齡奏夢陽謗訕母后當斬金夫人入泣訴
上下夢陽詔獄他日上與后夜遊南宮二齡侍酒半上
召鶴齡膝前解之曰母使我也外戚殺諫臣鶴齡免冠

謝乃已帝之所以內應后而外處羣臣若此后生武宗
及蔚王厚煒至武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正德五年加慈
聖皇太后武宗崩太后委政楊廷和散豹房收江彬神
冏下獄罷威武團練官軍革皇店旗校而遣各邊鎮守
太監之在京者凡喇嘛哈密諸屬國留侍者皆使還國
一切政務皆整飭儲備以待世宗世宗入嗣加稱聖母
昭聖慈壽皇太后已而復進聖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
后上初母太后已用張璁議母本生太后而以后爲皇
伯母居仁壽宮十五年進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
二十年八月辛酉崩諡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

聖敬皇后合葬泰陵主祔廟后正位中宮侍孝宗者十八年歷武宗朝爲太后十六年及世宗嗣位又二十年其長年享尊宮中比之孝誠張太后獨太后定策迎立世宗而世宗事之不以禮初興國太后迎入宮后尚以藩妃相視稍抑之及上入朝后后頗倨上以此銜后當大婚時初傳昭聖旨而卽以壽安易之及三年二月興國太后誕節敕命婦朝賀燕資倍常至后誕獨免賀修撰舒芬具疏言昭聖誕節乃陛下承權之會所當聚天下歡心以奉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賀遠近驚疑宜別降綸音以彰至孝敕奪俸三月御史朱泚言昭聖手攜麟

器親授陛下母子至恩天日昭見幸值千秋義應請賀縱母后固辭陛下猶宜敦請豈可以傳免之旨出自陛下命逮詔獄又御史馬明衡言暫免朝賀在平時則可當此議禮紛更之時忽聞報罷安得無疑使此旨出自太后則必有因事拂鬱生今昔之感此不可不有以慰之若出聖意則母后在宮恩同一體豈可以本生嗣統分等級哉下北鎮撫拷訊已而御史陳迥季本員外郎林惟聰又言陛下以宮闈之故罷及言官其于本生正統之義軒輊已極忠臣義士尚敢忼慨言天下事乎并逮訊之會后弟延齡爲人上變以殺人謀逆坐族誅刑

部尚書聶賢覆言無左證卽有謀亦未成世宗怒曰論
謀逆者謀不謀耳以成否耶詰責賢等使急促窮治太
后皇恐無所出會哀冲太子生太后請入賀上知太后
欲有言謝不見太后使人請亦不許閣臣張孚敬乃上
奏曰延齡過惡有之顧實未反且孝宗皇帝獻皇帝兄
也延齡其懿親陛下宜推獻皇帝友愛之情以全椒房
之誼毋傷伯母心世宗降手書曰親不過同姓同姓爲
逆其能免乎天下者高皇帝天下孝宗皇帝守高皇帝
之法者卿慮傷皇伯母心亦慮傷高孝二廟心邪孚敬
復奏曰臣何敢爲延齡游說但臣受恩重不敢不對當

陛下嗣統時昭聖太后欲子陛下在朝諸臣亦曾多設
謬妄惑悞太后陛下獨用臣言排破衆議孝隆所生始
尊太后曰伯母然而朝士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延
齡被罪大小臣工嘿無一言豈以爲延齡果可誅太后
不足顧哉誠幸太后一旦不得所安以深陛下之過耳
夫謀逆之罪滅人種類必欲成獄當坐族誅昭聖皇太
后獨非張氏人乎臣又不審陛下何以處此世宗乃第
坐延齡殺人罪絞降鶴齡南京錦衣衛指揮會冬月慮
囚上欲卽誅之令考問漢薄昭故事孚敬又奏曰明律
皇家袒免以上親太皇太后皇太后總麻以上親皇后

小功以上親皇太子妃大功以上親犯罪當議公侯誓
券有免死文延齡戚則皇太后親也爵則侯也宜緩與
否似應議上曰且爲卿已旣而有男子班明者奏鶴齡
私通益莊王造符咒壓帝星上逮鶴齡道死而市人劉
東山者陰賊人也以他事繫獄與延齡居延齡久繫怨
望時採摭故事寫成帙題其端曰君道不明東山竊取
之他日牢吏弛延齡鉗繫東山東山不受繼吏答焉
東山忿因挾延齡手書上奏奏及吏上復大怒曰死革
無君果矣召赦東山加延齡罪斬而罰諸刑部官前後
弛繫者東山出益僞張疏卓持喝延齡家曰鮮衣怒馬

盜行長安中百官畏之大學士夏言曰誰能治此御史
陳讓曰讓能一日東山怨其父關弓射之不中父告讓
讓窮捕東山東山急反誣讓諸子與延齡通竝爲歷星
圖壓鎮聖母皇上其圖凡五十向年班明所言皆實延
齡家人往來仁壽宮盜內藏伺上動靜皆御史讓陰主
之上大怒逮讓等與延齡俱移繫詔獄東山因益株引
所不快定國京山諸公侯俱坐繫太后至衣敝襦席藁
爲延齡請上猶不許陳讓從獄中上書曰東山等結構
奸黨瀆毀聖躬妄連宮禁陛下有帝堯旣睦之德而東
山敢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

敢言暴秦遷母之事若復赦不誅則將睡毗殺人如郭
解離間骨肉如江充矣且天下未有忍于弑父而可以
預人家國事者唯陛下詳察書奏不省曾按詔獄者指
揮王佐謬與東山知次第餽之得其情牘上反坐乃始
械死東山出讓等而延齡竟長繫不釋暨后崩而延齡
誅矣始轡故宦族鄉貢入太學父爲夔州守有聲從兄
岐爲都御史負侃侃名獨二齡以外戚故墮其家聞者
悲之

沈氏選侍名瑀蓮烏程人昭慶富民沈秀後也秀行萬
三洪武初徙家雲南而其族仍留烏程氏父廷禮仕于

朝弘治初被選入掖庭孝宗試選女知書者命爲守宮
論氏援筆立成其發端曰甚矣秦之無道也宮何必守
哉孝宗悅擢居第一使給事御前賜名曰女學士弟溥
舉人官通判氏有寄弟試春官詩傳于外
鄭金蓮者初名王女兒武成中衛軍卒鄭旺女也幼鬻
之高通政家因採入內備選侍得侍上寢其後遷周太
后宮侍太后名鄭金蓮宮中有訛言皇太子爲鄭金蓮
生者時皇太子已冊立會金蓮父旺陰結內使劉山求
自通山遂與言若女鄭金蓮即皇太子母也在周太后
宮汝何不潛發其事而受尊享焉旺聞之大喜遂稍稍

播其語語聞孝宗孝宗怒磔山于市并論旺死罪等赦
免至武宗嗣位旺悻悻以為及今不即發則何待矣乃
仍為浮言如初而市僧王璽覬與旺共厚利因于正德
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璽密攜旺潛入東安門喧言國母
鄭娘娘幽居太后宮若干年矣欲而見皇上有所奏東
廠執以聞下刑部訊無實擬妖言律兩人不肯伏大理
寺駁讞者再乃具獄誣罔議如山例置極刑鄭金蓮不
罪

武宗朝夏皇后大興人錄作大興當是武宗后也正
德元年冊立其父儒初授錦衣衛指揮尋陞中軍都督

府都督同知時監察御史杜旻上言人君處貴戚患在
不教蓋其人多起側微一旦姻連帝室非乞田請爵則
侵官罔利以所與居者非端謹之士未嘗聞禮義之訓
故也都督同知夏儒以后父得饗殊錫恐驕侈易成罪
鑿必至宜慎選儒生俾為師友吏部議如旻言乃選老
成端潔堪為師友者一人授以訓導之職令為儒講學
未幾封儒慶陽伯尋卒后以世宗即位歲上尊號曰皇
嫂莊肅皇后十四年崩禮部上喪儀請上素服冠經帶
舉哀臣民二十日如禮上曰嫂叔無服又兩宮在上朕
服青足矣臣民則如母后服耳禮部尚書夏言謂皇上

以嫂叔絕服則羣臣不敢素服見皇上請暫罷朝參許之既而下羣臣議諡故事凡帝后諡竝用十二字至是大學士張孚敬持異議曰大行皇后皇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諡宜用二字或四字大學士李時曰當用八字而都御史王廷相曰均帝后也何殊之有夏言集上其議因奏古人尚質諡法簡今以漸而增非獨飾媢抑亦臣子之情矣夫少可多多不可少大行皇后諡其于皇上服制有無名分尊卑固不相涉惟是帝后媲美妻以夫尊今列聖元后皆用一十二字而獨于大行皇后諡文減損跡涉降殺二四與八于禮無據不如仍用十二

字爲當上曰朕昔在藩臣子也今則無事嫂如母后之義且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于皇嫂實壓母道不便其再議禮部請如孚敬言用二字上曰其用六字數旣半合陰焉于是上諡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十五年上忽曰禮不備不稱配武宗加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僖聖毅皇后十二如故

沈賢妃吳德妃皆武宗妃也賢妃父傳德妃父讓皆以妃貴授指揮僉事故事選后以二女陪選正德改元上大婚二如陪后進慈聖太后卽命封爲妃越一月命禮官上冊如儀上乃具袞冕告大行皇帝几筵預命鴻臚

寺官設節冊案綵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及大樂錦衣
衛設鹵簿法駕上御華蓋殿皮弁陞座傳制執事官舉
節冊由殿左門出正副二使跪受制制曰正德元年九
月初七日皇帝冊沈氏爲賢妃吳氏爲德妃卿等其持
節行禮于是執事官舉冊置綵輿中蓋用黃鼓樂至右
順門正使持節副使捧冊北向授內官內官賚之由正
門入詣二妃所二妃禮服護以扇宮人隨者各擎執迎
節冊入拜受之女官宣冊授二妃而以節授內官賚之
出右順門授使使持節復命于是二妃謁奉先奉慈二
殿几筵詣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行禮還內殿上皮弁

皇后具禮服陞座女官導二妃詣前行禮禮畢還宮方
是時二妃固嫺禮當太后意而上甫新政盡宮廟之敬
動合矩度一時宮中皆稱之既而賜后家及二妃家各
給莊田若干頃時奸民投獻者咸謂近畿土地腴利饒
當佃諸近畿而近畿之不便者多怨望至嘉靖改元奸
民規世宗意薄無復舊戚恩遂嗾之上訴而莊田盡除
王如順天人能詩工筆札以才色爲武宗所幸嘗侍上
幸薊州溫泉命妃爲詩妃手自書之刻于石附詩塞
異常水池何事暖如湯溶溶一
派流今古不爲人間洗冷腸
馬氏馬昂妹豹房供奉女也美豔江彬白之上時已適

畢指揮有娠寧庶人偽徽稱上令中使召迎之至豹房
馬指揮妻非是馬氏善騎射解子鬪龜茲諸樂能道番語遂絕幸封兄
昂右軍都督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內庭中官皆
呼昂為舅賜第太平倉東上嘗從數騎過飲其第六科
都給事中呂經等言近聞閭住將官馬昂獻其有孕女
弟輒見狎愛且暗內降已超授昂右軍都督臣等惶懼
不知所為夫以失身之婦而寵奪宮闈必其人之有異
耳夫天生尤物亂人聽視苟非德盛鮮不及禍况其身
已失也今昂及子弟出入禁闈楊釗之寵重見今日昔
者王氏封侯黃霧四塞昂今拜官異亦若是恐失今不

治漸致難測伏乞誅昂并斥孕婦以遠禍水御史徐文
華亦言中人之家尚耻再醮之婦以萬乘之尊而顧有
是誰為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竊料其熒惑聖聽不過
曰是姬殊色多技能而又宜子陛下悅彼甘言誤蒙寵
納已婚未婚有身無身皆所不計萬一防杜闕畧而不
韋李園之徒抵隙以進所繫豈細故哉且陛下降等威
削尊嚴與昂兄弟子姪媾服共坐或同卧起賞資無章
倖臣皆降禮而莫敢抗其權寵可知矣馬姬專寵于內
昂等擅權于外欲禍機不發得耶俱不報未幾六科都
給事石天柱等又言馬昂進納孕婦臣等已疏論迄

今再旬未蒙進止豈陛下之意將爲其有身諱與秦以
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不知
而隨其計耳今陛下知之而復爲之何也萬或陛下急
于宗嗣蹤跡曖昧真僞未明言之咋舌宜立賜裁決蚤
絕覬望御史程啟充等又言內寵爲嬖是謂女戎外寵
爲幸是謂男戎妹喜伐夏妲己伐商褒姒伐周此女戎
也莽卓伐漢賈趙伐晉安史伐唐此男戎也夫兵戈之
顯伐易知而中葑之伏機難測馬昂兄妹寵擅後宮子
姪無賴雜處中禁臣等昧死有言未蒙聖斷夫昂本驕
淫暴橫而濟之以姦馬姬柔佞多能而濟之以媚是兼

內外之戎于一家積夏商周漢晉唐之患于一時也復
不報後上幸昂第酒酣召昂妾昂忤上旨上怒起昂懼
乃謝病歸既後得劉美人而馬氏寵衰

劉美人亦稱劉夫人太原民劉良之女

世稱美人名良女非是晉

王府樂戶楊騰名下妓也正德十二年上幸大同駐蹕
偏頭關適索女樂于太原美人偕衆妓雜進上遙見美
人悅其色及聆謳大喜遂從榆林還再召之載以歸命
爲美人大見寵幸初居豹房後漸入西內專寢飲食起
居必與偕言事輒聽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
解江彬諸近侍雖甚貴倨見必觸首以母事之呼之曰

劉娘娘後上將南征陰移美人至潞河約駕先發而隨以他舟迎美人美人脫一簪贈上行且以爲信曰見簪而後赴上藏簪衣間過蘆溝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獲去及至臨清州上遣中使召美人美人辭曰不見簪非信不敢赴上乃獨乘舸晝夜行傍徨至張家灣親迎美人載而南當上發臨清時倉卒內外從官無知者旣而有數人追及之亦寥甚民船爭榜見上舟不能避抵觸譏訶湖廣參議林文纘衝上舟過怒止之入其舟奪一妾行及上至揚州每以數騎獵揚州城西止宿上方寺後遂無厭屢出獵馳突不測美人諫乃止時又稱爲夫

人白上方寺至南京所臨寺觀旛幢錦繡梵貝夾冊有爲上所錫賚者悉署上與夫人劉氏名字其上正德十六年世宗入嗣用南京給事王紀言以爲至尊別號媿媿啟侮不可示天下後世自今南北凡大行皇帝御駕所臨驛置寺觀有書威武將軍鎮國總督及夫人劉氏名者悉令撤去從之

浣衣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也以麗色嘗與選嬪宮旣而罷歸耻不肯適人又時時感異夢謂必有趙萬興者來聘當許之其人貴不可言里中僧出入智家知其夢間以語人道士段銀挾妖術聞之遂潛易姓名且賂

曾使僧先一日謂智家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詰
旦銀至問其姓名曰我趙萬興也智家懽呼羅拜之遂
妻以滿堂銀乃出妖書轉相煽亂愚民既神其夢及見
書大信從之者日益衆銀畏事漏攜滿堂逃之磁陽既
而磁陽人亦信之有嶧縣儒生潘依道孫爵杖策至陰
受其術時背人行主臣禮于是銀遂僭號改元大順平
定往來牛蘭神仙二山間久之銀出行新城民掩獲銀
并得其妖書撫按以聞詔釋愚民之從者獨斬銀與依
道爵三人西市乃特降中旨令勿殺滿堂没入之以官
奴送浣衣局既而召入侍豹房大幸世宗嗣位復出浣

衣局人謂之王浣衣云

徐僧先一日詣智家曰爾家明日當有大事人至請
其銀至問其姓名曰我趙萬興也智家懼呼羅拜之遂
妻以滿堂銀乃出妖書轉相煽亂愚民既神其夢及見
書大信從之者日益衆銀與事漏滿堂逃之磁陽既
前磁陽人亦信之有嶧縣儒生潘依道孫爵杖策至陰
受其術時背人行主臣禮于是銀遂僭號改元大順平
元往來牛蘭神仙二山間久之銀出行新城民掩獲銀
并得其妖書撫按以聞詔釋愚民之從者獨斬銀與依
道爵三人西市乃特降中旨令勿殺滿堂沒入之以官
女歸人歸女王詔來法得豹房大幸世宗嗣位復出

